

西厢記  
曲文



輯雍禊  
樂府本  
西廂記曲文

錢玄同署

府 樂 熙 雍



版權所有

版初月二年二十二國華中

實 價 叁 角 五 分

發 行 所

立 达

北平王  
大街六十一  
號書局

印 刷 者

和濟印書局

北平和平門內  
後細瓦廠八號

發 行 者

立 达 書局

北平和平門內  
後細瓦廠八號

編 條 者

孫黎 楷錦

第熙

# 序

元微之會真記，將個人的經驗，寫成了一篇風光旖旎的傳奇，在當時雖然與蔣防霍小玉白行簡李娃同是寫兒女情事的小說，沒有高下左右的分別，而易世之後，因為作者的有名與隱約的自叙，引動了世人的注意，其結果，故事文篇，煊赫已極，超過了任何唐人傳奇之上。其故事既為人所習知，樂府歌詞譜其事者，尤不可勝數。在宋，有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詞，金有董解元諸宮調，宋元間南戲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到了元朝，王實甫又根據董詞作了四本的北曲西廂記，連帶着關漢卿的續本，成了通行的定本。雖然以後經過了多人的翻改重

作，究竟是關王西廂記盛行；雖然累代有道學先生們目爲誨淫之書，而凡稍識文理之人，沒有一人不讀西廂記（自然連道學家說在內）。這可以想見此書在社會上勢力之大，與其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重要了。

自從王實甫西廂記出世以來，元以後所刻的本子，真是不知有多少。可是二十年前看西廂記的，翻來覆去，只是拿金聖嘆改定本作爲唯一的讀物。在隨便看看的人們，固無心追求元曲的真面目，就是外行如金聖嘆所改的本子，已經滿意了。至於窮經稽古之流，則根本不屑用其心思於淫詞猥曲，校勘訓詁之學，可施之於經，施之於史，施之於雜史說部，而不可施之於俗文戲曲，過去幾十年前的人是這樣想的，絲毫不足驚異。可是這樣見解，居然在近十年間解放了。大儒如

王靜安，以純然經師的態度作了一部不朽的宋元戲曲史，又以純然史家的態度作了一部有價值的六卷的曲錄，並且意思說『要補三朝之志』，已經把事情看得太鄭重了。而且更有好事之人，索性將清儒考證方法適用於淫詞俗書，長篇大論的考起來，並且，大胆的說，水滸傳一類之書『值得閻百詩作考證，王念孫作訓詁』，這更是非常可怪的議論了。而且，更有好事之人，專門收藏珍玩小說戲曲，而小說戲曲，也居然有了所謂板本之學。在這種空氣之中，淫詞如西廂記，也從厭薄鄙棄中解放出來，惹起世人的注意；從文學問題牽涉到語言文字問題，從文學和語言文字問題牽涉到本子問題。鄭衛之風的西廂記，差不多和聖人刪定的鄭衛之風，一樣引起學者的研究趣味。

自元明以至於清初，西廂記的刻本究竟有多少呢？這話，誰也不能答覆。可是，見在知道的明清舊本，已不下二三十種。比較重要的，如明萬曆間刻的徐文長評點本，王伯良校注本，明末刻的六幻本和凌初成朱墨本，清初的毛西河評本：皆次第爲藏書家收得。就中如王伯良本，凌濛初本；毛西河本，並且有流通的本子，給與學者以不少的便利。雖然都是萬曆來的本子，較之二三十年前僅以金聖嘆改本鑒賞西廂記，已是大有可觀，不可同日而語了。在這幾種舊本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王伯良評注本。他刻此書時根據五種舊本碧筠齋本，朱石津本  
本，顧玄緯本，徐天池本，金在衡參以坊刻諸本，反覆校定，才刻成書的。此五種舊本中只有

徐文長評本現在還存在，餘本皆未發見。而且碧筠齋本還是嘉靖本，

在校刻方面講，已經很有意義。並且在每一套曲後，附着他的校記，說明去取之故，間加考證。這種辦法，大有阮芸臺刻十三種的意味，以明人刻書例之，這種精神是極可佩服的。不過王伯良究竟是明朝的文人，沒有清儒校書那樣的謙慎。現在看他的校記，頗有偏於主觀的地方，不據刻本但以私人意見改本文之處亦不少。而且書係校刻的定本，無以見諸本之本來面目。以此爲主而研究西廂記文字，不唯王實甫西廂之舊不可覩，即以窺嘉靖本之舊亦不可能。所以鄭西諦先生欲從雍熙樂府輯出，以爲樂府所載是比較接近原本西廂之舊。黎劭西師研究西廂記有五六年的歷史，曾經拿現在所得一切舊本仔細對勘，作成一部校勘記。並擬據聲韻轉變，文法遷流，例以元人習語，加以校

釋；寫成的劄記，已經不少。研究的結果，認爲今所見明清諸本皆有擅改之處，對於西諦的意見也以爲是。於去年十月間，取雍熙樂府所引西廂套曲一一輯出來，使自爲一書，並校於王伯良本之上。又因雍熙樂府普通人極不易見，將輯本付印，裝成冊子。從此西廂記諸本之外，又多此從雍熙樂府輯出之一本。在西廂記刊書的掌故中，可謂一段佳話，而且其本之重要更超過諸本之上。在翻書印書風行之今日，這當然是極有意思了。

最近劭西師教我爲此書作一篇序，因將劭西師的以樂府校王伯良本重複看了一遍，將二本比較起來，雖然沒有大的變動，而文字異同的確不少。現在把我個人所得的結果約略報告一下，略供讀者的參

攷。

(一)據王本卷首凡例，碧筠齋本刻於嘉靖癸卯，與萬曆戊子刻之朱石津本間有異同，而大致相似。此二本文同曰古本。各坊本曰諸本；或曰今本，俗本。書中每一套曲後校注稱呼，即依此例。嘉靖癸卯爲世宗二十二年，上距郭勳刻雍熙樂府只差十二年。現在拿樂府所載西廂字句與王氏校記勘對起來，知樂府所錄與王氏所謂古本者多不合。試取王本第一第二兩折校記所引爲例。

曲名

· 樂府

王本

校記

1 點絳唇

望眼連天

醉眼

一套

古本醉眼今本  
俱作望眼非

2 天下樂

淵泉雲外懸

高源

一套

俗本作淵泉  
謬

3 勝葫蘆令

恰便是壓歷  
鶯聲花外聽

無三字一套折

諸本首句有恰便  
似三字古本無

4 醉春風

多情人

寡情人二套折

今本作多情  
古本寡情

5 上小樓

您若是有主張  
把小張二套折俗本改作有主  
張謬

6 要孩兒

粉香膩玉擦  
咽項俗本作擦  
咽項

7 尾

嬌羞花解語

誰想嬌羞花解語  
一折二套古本首有誰  
想二字

8 德勝令

妖嬈滿面兒鋪堆  
着俏苗條一團兒  
術是嬌苗條滿面兒堆着俏  
妖嬈一團兒術是嬌  
一折四套俗本倒轉  
非

9 折桂令

似鶯轉喬林

同一折

古本作林喬  
語生不從

10 折桂令

心痒難撓

難揉一套

諸本作撓朱本  
作

11 八聲甘州

早是傷神

多愁二折

俗本改多愁作  
傷神

12 後庭花

諸僧衆汚血痕  
將伽藍火內焚

13 賺煞

嚇蠻書信

將伽藍火內焚  
諸僧汚血痕

14 滾繡毬

土漬塵穢

俗木作嚇蠻

15 白鶴子

桿棒穰杖

古本土漬塵含俗  
作塵穢

16 白鶴子  
一煞

桿杖火叉

脚尖撞

俗本改爲桿杖  
俱非

17 粉蝶兒

一封書

一穢書

古本半穢

18 脫布衫

啟朱扉

同二折

古本啓蓬門夏  
本作朱扉

19 五供養

篆烟微

串烟

俗本有去二字者非

20 慶宣和

謊得我倒趨

重倒趨

俗本有去二字者非

21 摀篋琶

一般那便結絲蘿

古那二折

俗本訛古作股

俗本伽藍諸僧二句  
倒轉今從古本改之

22 甜水令

暢好是烏合

暢好烏合

古本暢作常

23 又

星眼朦朧

同二折  
三套

古本四字上  
多則見兩字

24 喬牌兒

黑閣落

同二折  
三套

古本落  
作老

25 天淨沙

金鈎雙控

雙鳳

二折  
四套

俗改作雙控  
非

26 調笑令

莫不是梵王宮  
夜撞鐘

梵宮聲鐘

二折  
四套

俗本上句增王字  
下句改聲爲撞

27 秀廝兒

鐵騎

同二折  
四套

古本作鐵馬  
非

28 麻郎兒

芳心自憛

自融

二折  
四套

俗本作憛  
古本作傷

29 又

斷腸悲痛

同二折  
四套

古本作傷  
心

以此二十九例觀之，則樂府所錄西廂之文，與王本不同者多（同者只六條），與校記所稱古本無一而同，與所稱俗本却無一不合。更以曲

牌觀之，則樂府所錄亦多與俗本同。

1. 一折四套後，王校記云，「俗本每折後各有僞增絡絲娘煞尾二句，皆俗工搆彈之詞。今並削之」。樂府本除卷四雙調新水令套無絡絲娘煞尾外餘如卷十三之越調門鵝鶉二套曲，卷十二之雙調新水令一套曲，末均有絡絲娘煞尾。
2. 二折一套元和令曲。王校云，「此及下曲（後庭花）今本合作一套，併名後庭花。」今樂府本正同。
3. 又二折一套白鶴子二煞一煞。王校云，「俗本二調次序顛倒，今從古本更定」。今樂府本正顛倒。
4. 又二折一套要孩兒及二煞。王校云，「今本俱混作白鶴子煞

。諸本首『駁駁劣劣』一調，而古本首『欺硬怕軟』一調  
。今樂府本正與所稱今本諸本同。

5. 二折二套滿庭芳曲。王校云，「此曲及上白古本次四邊靜後  
。當從今本爲是」。今樂府正同今本。

如此看去，則樂府中所收的西廂，與王氏所稱之碧筠齋古本斷非一源  
，而與所稱坊間俗本者至爲接近。但接近之中，亦間有異文。試看以  
下三例。

樂府

王本

校記

天下樂

也曾泛浮槎  
到日月邊

同一套

俗本益張齋二  
字從古本去之

小梁州

六老

綠老一套

古本

鵠踏枝

誰肯  
賊兒  
將線引

誰  
把  
賊兒  
線引

古本元作  
誰  
肯  
把  
賊兒  
將線引

此三例皆同古本，與俗本不同。又王本第五折第二套朝天子曲後，樂府多賀聖朝一曲。王校云：「舊本朝天子後有賀聖朝，宮調不論，乃小人竄入」。據凡例古今本文同曰舊本。是此曲各本皆有，王以已意刪去之。此爲例外，不在此數。

在二卷八套的曲文中，與俗本同的，幾乎有三十條，而與古本同的只三條。我們可以知道，樂府本西廂是如何接近於萬曆間的俗本了。所以王書凡例中說『雍熙樂府所全記亦今本，不足憑』。王氏校西廂，除了在第四折第四套錦上花曲校記中一引樂府，他處皆未引，足見他對於雍熙樂府本西廂，純取鄙視的態度。我們現在所認爲稀奇的

樂府本，乃是王氏在萬曆間校書時落選之本。如此說來，則今日樂府本之還原，豈不是多此一舉，徒貽笑於地下的王氏嗎？

不過，天下事不是這樣簡單，關於古本俗本界說，我們可以向王先生質問：所謂碧筠齋古本者，是以其刻書之早而認為古本呢？是以其本之出於原本而認為古本呢？還是以其文字之勝於諸本而認為古本呢？如以刻書時代論，則樂府本刻嘉靖辛卯，尙先於碧筠齋本十二年，如碧筠齋為古本，樂府本當然更是古本。不應於碧筠齋則古之，於樂府本則今之。如以來原論。碧筠齋本今不可見，其來歷即王先生亦未說明，則碧筠齋本之來源，至今尙不分明，至多不過是嘉靖之一刻本而已。如以文字佳勝論，則其間顯然含有危險的成分，因為判斷文

字優劣，是不容易的事，我們雖然佩服王伯良之曲學，却不能因其曲學而過信其校勘學。所以退一步說，雍熙樂府本即是俗本，則今日拿唯一的嘉靖俗本西廂印出來，仍然是極有意義的。

(二)現在要談王先生的校勘學了。細觀王氏校記，其對諸本之選擇去取以及是正原文之處，似有以下四種標準。

第一，斷之以律。例如第一折第一套賺煞曲文云：

餓眼望將穿，饑口涎空嚥，怎不透骨髓相思病纏？

纏字，樂府本作染。王校云：

諸本俱作『透骨髓相思病染』，染字屬廉纖，閉口韻，非。朱本作『相思病塞』，塞字亦生造不妥。金本作『相思怎遣』，又與

前『難消遣』，『怎留連』，下『怎當他』重甚。蓋仙呂宮賺煞第三句末四字，法當用平平去上，此本調也。亦有間用平平去平者，如關漢卿玉鏡臺等劇及諸散套凡數十曲皆然（例從略）。故此曲斷爲平聲『病纏』之誤無疑。俗子本不識此格，欲求合上聲則爲『染』，而不知失韵。朱本明知其誤，却求上聲韻中無可易者則強爲『蹇』，而不知語不雅馴。金本易『怎遣』於義稍妥，而不知重複之非體。此一字去聲既不可用，上聲又無可易，則求之平聲韻中無過『纏』字爲穩者。又『病纏』二字，見白樂天長慶集中，亦本詩語。今直更定。

因爲『染』字出韵，朱本之『蹇』，金本之『怎遣』，又文字不妥貼

，以意逆之，改爲『病纏』。證以元人曲例，旣無不可，按之白傅詩篇，亦屬有據。王氏此條，可謂得意之筆。平心而論，如果一定不要『相思病染』，病纏當然比『相思病塞』，『相思怎遣』好的多，所以李玄玉北詞廣正譜逕依王作『病纏』，真是王氏的知己。不過這只能算改得好，而諸本自作病染。不能說因纏字之叶韻，便以爲原本西廂一定如此其實元人曲尙有不韻例。按着校書規矩說，自當於正文存疑，仍從多數依諸本作染。病纏二字，在校記中作爲個人意見。但王氏却是『斷爲病纏之誤』，『今直更定』。

又如第二折第一套鵲踏枝曲。樂府本是：

……誰肯鍼兒將線引，向東鄰通懃懃？

語意甚明。但王校云：

古本元作誰肯把（樂府無把字）針兒將線引。將字與上把字碍，且於本調反多一字。今去之。

去的結果，成了『誰肯把鍼兒線引』令人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了。王先生的理由，是於本調多一字，但樂府本無把字。即使多了，就不許是襯字嗎？

又各本第五劇中中呂粉蝶兒一套，朝天子後有賀聖朝一曲。此曲樂府本有，據王氏校記，則古今本皆有。但王氏以爲宮調不協，毅然刪去。校記云：

舊本朝天子後又有賀聖朝一調。賀聖朝係黃鍾宮曲。此曲於本調

復句字不叶。其爲小人竄入無疑。今直刪去。

說賀聖朝係黃鍾宮曲，又於本調字句不叶，固也。但北曲詞牌名同詞異者，其例甚多。即如賀聖朝，商調有之，中呂宮亦有之，其字句各不同，與黃鍾宮曲不同，與詩餘亦不同。此賀聖朝自是中呂宮之賀聖朝，本自不協，如何要其協？讀古人書，宜於同中求其異，不可於異中強求其同，王先生是大戲曲家，但這樣的刪定元曲，不唯拘碍鮮通而且失之疏略了。

以上三條還是根據曲律，還有一例，竟然離開律而硬行刊落。雍熙樂府卷十三門鵠鵠二套卷十二新水令一套末各有絡絲娘煞尾一曲。共得三曲。俗本則每一本末折後均有此曲，共有四曲，比樂府本多一

曲。太和正音譜下卷越調中引其『都只爲一官半職，阻隔着千山萬水』一曲全文，可見着絡絲娘曲，其來已舊。但王先生也刪去了。說是僞增。理由是

皆俗工擣彈引帶之詞。

這更可以知道王先生校書時所持的態度了。

第二，文字要工對整齊。例如王本第一折第一套混江龍曲，樂府本文如下：

落花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池塘夢曉，蘭檻辭春。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sup>○</sup>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sup>○</sup>

王校云，

首句，古本作落花成陣，與下燕泥句兩落花矣。秦淮海句『落紅萬點愁如海』。從今本作落紅是。王本本文  
即作落紅

自池塘夢曉以下對仗精整，不應以清減與香消作對，且與上香惹兩香字亦礙。香消蓋消疏之誤耳。今正。王本本文  
即作消疏

二曲以此混江龍曲合  
上八聲甘州言皆絕麗之詞。但二調中用三春字，三花字，兩

風字，兩香字，兩粉字，既曰落紅，又曰落花，未免重疊過甚，爲足恨耳。

因爲古本『落花』，與下『落花』重，所以依今本作『落紅』。因爲『香消』與『清減』不對，又犯上『香惹』之香，所以拋開各本，改

正作『消疏』。這樣校書不謂不細心。但落花改『落紅』後，『落紅』之落又與『落花塵』之落重複。而且兩調之中，尚有無數重字，已經改不勝改，王先生也廢然而返了。

王先生不但於文字之重，竭力避諱，卽語句之重，亦極注意。如前所舉第五劇中之賀聖朝曲，校云：

那裏取溫柔這般才思，又與前彼一時此一時佳人才思語重。首字相人家二語，又與末套雁兒落『若說起絲鞭士女圖』二語前後重複。其爲小人擅入無疑。

最可怪的，王實甫關已齋作套曲。竟和後來作試詩一樣地小心謹慎，重字不能有，相似句也不能有。若例以唐宋人詩，一絕之中即有重

字。長詩如杜甫夔府詠懷，既云『滿坐涕潺湲』，又曰『伏臘涕漣漣』。  
蘇東坡隱堂五詩，既有『坡垂似伏鰐』，又有『崩崖露伏龜』。語意  
皆重。又不知王先生對此如何校正？此所舉不過二例。大概西廂原文  
不對的地方與重文的地方，大部分都經王先生改過了。

第三，句要簡潔。例如第三折第一套勝葫蘆後云篇一曲，皆紅娘數  
落張生的話。以樂府本校王本，樂府本襯字比王本多十來個字。今將  
兩本一同抄出，比較一下：

〔樂府〕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俺小姐不比賣俏倚門兒，我雖  
是婆娘家有些志氣。你則道：可憐見小生隻身獨自；我顛倒有箇  
尋思。

〔王本〕（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俺小姐不比）賣笑倚門兒。  
我雖是婆娘（家）有些氣志。你則合道可憐見小子一身獨自；（我）  
顛倒有箇尋思。

爲甚麼省去這八九個字呢？看王氏校記引乃師徐文長的話：

二曲（合上勝葫蘆言）妙在一氣急急數去，正與快口婢子動氣時  
傳神。俗本添許多贊字，口氣便緩而懈矣。此可與智者道耳。

以我這不智者看去，俗本多出如許贊字，語意明暢，極足爲快口婢子  
傳神。今刪却若干字，不但不能傳神，反而減神了。傳神之妙，在乎  
氣充詞沛，字字有聲，難道字多便緩懈，字少便爽脆嗎？況且刪去『  
俺小姐不比』五字，語意也大有分別。

元人蠻字本是很多的，其多者至十餘字。後來樂工唱時，亦一律施以工尺，不比明人傳奇，襯字極少。王先生大概也不知不覺地以當時填詞習慣繩元曲，所以有許多例在俗本有蠻字是明白的，在王本無蠻字，是不明白的。

〔樂府〕月兒沈，鐘兒響，雞兒叫。◎唱道是玉人兒歸去的疾，好事收拾的早。◎按唱暢字同，暢猶言端的。暢道

〔王本〕一折月兒沈，鐘兒響，雞兒叫，玉人兒歸去的疾，好事收拾的早。

右鴛鴦煞

〔樂府〕休將蘭麝薰！便將蘭麝薰盡，則索自溫存。

〔王本〕二折一套休將蘭麝薰！蘭麝薰盡，則索自溫存。

右油葫蘆

〔樂府〕隔窗兒咳嗽了一聲，他那裏啟朱扉急來答應。

〔王本〕二折二套隔窗兒咳嗽了一聲，啟朱扉急來答應。

右脫布衫

〔樂府〕則見他义手忙將禮數迎，我這裏萬福先生。

〔王本〕二折二套則見义手將禮數迎，萬福先生。

右小梁州

〔樂府〕則你那眉眼傳情未了時，我中心日夜藏之。

〔王本〕三折一套咱人這眉眼傳情未了時，中心日夜藏之。

右點絳唇煞尾

餘例因改一二字牽動意義者尙多，不具引。

第四，以故典易常語。元人重本色，不甚用事。即用事，亦俗典多於古典。今欲其典雅，欲其出語有據，雖證明一字，不惜繁徵博引，是否有當於原文，固在不可知之數。况所引者仍未必可據，則事之功效愈微了。今略摘數條爲例。

一 樂府五卷仙呂宮八聲甘州套尾聲云：「果然有出師表文，嚇蠻書信，張生也，則願你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王本作下燕。校云：下燕書信魯仲連遺燕將書事。俗本作嚇蠻書信，緣元詞多用此語，如『嚇蠻書醉墨雲飄』之類，然杜撰無據。古

注謂下燕是李左車事，亦謬。按：嚇蠻書俗謂李白事，元曲用之甚多。王氏明知爲元人習語。却依改本作下燕。是王氏校書，不以元人語例爲準，而以典故之古爲準了。

二 樂府卷十二新水令套（王本三折三套）離亭宴帶歇指煞曲云：「再休題春宵一刻千金價，準備着寒窗更受十年寡，猜詩謎的社家」。社家王改杜家，校云：輞耕錄雜劇名目有杜大伯猜詩謎。即古本亦譌作社家，今改正。按校書以不輕改字爲正則，倘原文可通，斷不宜輕改。宋元人伎藝本有猜詩謎爲商謎之一種。凡伎藝人皆有社會，商謎亦然（都城紀勝社會條：南北屋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子弟郎君，亦多有加入社會者。

。其屬於某社中人則謂之某某社家，如水滸傳李師師對燕青云：「錦體社家子弟，那裏去問擅衣裸體」是也。此是紅娘奚落張生，謂其錯解鶯詩，求歡不遂，如猜詩謎社中人猜詩謎不中殊爲可羞。故反言譏之，言好箇猜詩謎的社家也。此就世俗言，並非用事。且各本俱作社家，自以社家爲是。雖輟耕錄有此目，可不必據。

三 樂府卷十三門鵝鴨套（王本三折四套）東原樂曲有云：「至如今你不脫解和衣兒更怕甚？不強如手執定指頭兒恁」？按：手執定三字下當有省字，因不欲質言，姑摹略云云。意若謂手執定某某，用指頭兒如彼如彼也。語意自明。似亦不傷大雅。

。今王本作「至如不脫解和衣兒更待甚？不強如手勢指頭兒恁？」校記引五代史史弘肇酒酣爲手勢令。按見新史，云史弘肇文人不解爲手勢令，則是武夫所行酒令。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六唐人酒令條引皇甫松醉鄉日月有拋打令。云今人不曉其法，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云。則其事如今人之霍拳。以此爲喻，雖未必即切，亦不至大謬。窺王氏之意，蓋有取於勢字。手勢二字旣本於史，而勢字用在此處，又天然湊合，妙無痕迹，文心至此，固亦可謂工巧。但此種伎巧，終應屬之王伯良，王實甫作西廂記，固未嘗想到五代史有此語，更不曾想到勢字在此處有如此妙用也。

以上三條，略指王氏求典雅求出處之過。但王氏對此書確曾用心，其每條之下詳引元曲董詞句例，亦甚見精神，甚見功力。不過校勘訓詁並用時，須要各種工具，其事甚難。最見學問，亦最易出笑話。以下再舉四條爲例，以見此事之不易，並非專與王先生爲難也。

一 樂府卷十二新水令套（王本一折四套）德勝令曲有云：「妖嬈，滿面兒堆着俏。苗條，一團兒衝是嬌」。妖嬈苗條並疊韵字。形容美麗，本無分別。乃王將妖嬈苗條二字顛倒，校云：苗與條皆嬌嫩之物，故借以形容其面之俏。妖嬈正與嬌字相屬。俗本倒轉非。以此爲俗本倒轉不對之理由，真是語妙天下。這種地方，雖然王先生是曲家，不是小學家，也不能原諒了。

二 樂府十二五供養套（王本二折三套）攬箏琵琶曲云：「他怕我是陪錢貨，兩當一便成合。據着他舉將除賊，也消得個家緣過活。費了甚？一股那便結絲蘿」。王本作「費了甚麼？古那便結絲蘿」。校云：古，語詞。古本『費了甚麼』作句。『古那便結絲蘿』又作句。俗本訛古作股，又訛屬上句，遂既不叶韻，並文理亦不通。今改正。按王校古本作費了甚麼，似樂府本『甚』下脫『麼』字。然『一股那』三字連文，多一『二』字，確是樂府勝處。今北平語有『一古腦』，意爲都總，當即元曲之『一股那』。一股那便結絲蘿，猶上文兩當一便成合也。王氏以古爲語詞，所未嘗聞。即依其改正文讀之，仍然是文。

理不通。

三，樂府卷十三門鵠鴟套（王本二折四套）天淨沙曲寫崔氏聽琴有云：「莫不是金鈎雙控，吉玎璫敲響簾櫳」。王本改雙鳳，校云：雙鳳語俊。俗改作雙控，非。鈎上有雙鳳，故能敲響。若止金鈎，何緣有雙控成聲之理？渠自不思耳。按：金鈎上即無雙鳳，何以便不能成響？此語難通。王書三折四套新水令曲有云：控金鈎繡簾不掛。樂府本亦同。正作控字。似原文本作雙控。王先生改作雙鳳，正是求俊語之過。

四 樂府十二新水令套（王本三折三套）攬筆琵琶曲：「打扮的身子乍，準備着雲雨會巫峽」。王本作詐。校云：古本作乍。

打扮的詐，猶言打扮得喬也。乍字無據。今不從。按乍字亦作窄。康進之李逵負荆劇二折：「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百回本水滸五回：「帽兒光光，今夜做個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個嬌客」。光光窄窄，並貌華美。衣衫窄窄，猶言衣裳楚楚耳。此打扮得身子乍，亦指衣冠之盛言。董西廂：不苦詐打扮。作詐亦同。（乍詐窄無定字。今北方語以鋪張揚厲爲乍。如高興曰乍，張翼曰乍翅，腮腫曰乍腮，小兒振臂舞踏曰乍乍。）王解爲喬，是以詐爲詐僞之詐，意思便錯了。

歸結起來，王氏校西廂詩確有所蔽。大概遇到各本不同之字句，此對

彼不對，則工對者爲是，此繁彼簡，則簡者爲是；此俗彼雅，則雅者爲是。而且以意刊定，直改原文，尙可時時發見例子。是以王本校對雖勤，而其不可信之程度，亦恰恰與之相抵。他最尊崇的是碧筠齋本，但碧筠齋本即有不的之處。如改嚇蠻書信爲下燕書信，即其一例。

他所鄙棄之俗本，自今看來，儘多勝於古本之處。這種結果，大概是王先生想不到的。但，無論如何，王先生應當承認是失敗了。本來，校書事業是至平凡的，並不是什麼漂亮的職務。他所最須要的是忍耐細密，却並不是聰明。如果王先生校刻此書時，老老實實的，以一本爲底本，或者箋注，或者將校記附在每一套曲的後面，將各本異文，一律注在底本的某某字之下。有校改之字，注明今據某某本改。個

人有發明或考證的地方，更附在校記的後面。如此，則我們得一此本，可以得許多本之用。就是後來讀者對王先生所改正的字，有不滿意的地方，仍可取所記的他本爲根據。這是最妥善不過的地方。無奈王先生校書時，精神專注在文章優劣一方面，把文字異同看得太輕了。

雖然在本文或校記中有指出某一字某本作某字的，但王先生却不能時時守此規矩。在王書本文中大部分文字現在對起來與樂府本不同的，竟不知王先生所據爲何本之字，是古本如是呢？或者是王先生以自己的意思寫作此字呢？時時引起疑問。雖然我們有時可以看得出，這分明是王先生的把戲。所以，我們敢大膽的說，王先生的校書，至少是不科學的，或者竟是理想的。論起校讐的本義，本是如兩造公庭對簿

，互相敵對，不含有改正的意味。到了學者和考證家的校讐，便一面是兩造，一面又是法官了。但校讐是校讐，考訂是考訂，雖一人兼演，其身分地位還是兩個，不相蒙蔽。像王先生的校書，校與改是沒有分別的，他所謂古本俗本也是以意升降，和時代先後沒有關係，書刻的源流，似乎也不甚注意。這樣的校書所產生的本子，當然不足爲善本，而令人失望了。

平心而論，俗人刻俗書，固亦難免有更改之處，但其改書之能力氣魄，遠不如文人學士，因此俗本之可信程度，却在古文之上。雍熙樂府本西廂之有用，也就根據在這一點。所以，我奉勸有志校古曲的先生先輩們，不必震於名人之名，而過重視名人的刻本，把俗本忽略

了。不但嘉靖時之俗本不可忽略，即嘉靖後乃至晚明刻的俗本，亦儘有一顧的必要。並且對於校曲事業僭擬幾條戒律：不通唐以後之音韻沿革，不足以校元曲；不明元人當時乃至唐以後之習語詞例，不足以校元曲；不明曲律不足以校元曲；徒泥曲律，亦不足以校元曲。韻明，語熟，律通，三者備矣；不平心靜氣，有我之見在，仍不足以校元曲。

最後，還有幾句話，王本第二折第一套把八聲甘州端正好二套曲，聯爲一套。結果，王實甫西廂記是四折十六套。關漢卿續的是一折四套。合爲五折二十套。後來也有作二十齣的。鄭西諦先生指出樂府是二十一段，以爲是近於原本之舊的，話很有理。我更爲鄭先生尋一

證據；太和正音譜下引王本第四折第四套末所不收的絡絲娘曲，注云：王實甫西廂記第十七折。以王之一套爲一折，應云第十六折。今却云第十七折，可見甯獻王權在洪武時所見的王實甫西廂記，原是一套曲爲一折，八聲甘州一套與端正好一套是分離的。至於鄭先生說元曲不分折的話，我不敢遽信。因爲，元刊本三十種雜劇中所記排場明明寫着『淨開一折』『等漂母提一折下』等等字樣。不過元人分折之法，是否如後來整整齊齊以一套曲爲一折，（似不然）却是一問題而已。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孫楷第序於北平。

其後有子曰子房。子房者，漢高祖之謀士也。漢高祖初起，子房與張良、樊噲等謀計，皆為高祖所用。及高祖即位，子房以功封留侯。後高祖患陳豨反，子房出奇策，使高祖得平定之。後高祖崩，子房知漢室衰，恐其滅，乃隱於芒碭山中。後人因號曰留侯。子房卒後，其後人多有傳其兵法者。子房之傳，今存於世者，有《留侯論》、《留侯兵法》等。

第一（張生唱）

雍熙樂府卷五 仙呂宮（第七頁起）

點絳唇按雍熙樂府目錄點絳唇下題作「遊藝中原」以下例推

遊藝中原。脚根無線。如蓬轉。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混江龍」向詩書經傳。蠹魚似不出費鑽研。將棘圍守暖。把鐵硯磨穿。投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空雕虫篆刻綴。斷簡殘編。「油葫蘆」九曲風濤何處顯。則除是此地偏。這河帶齊梁。分秦晉。隘幽燕。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堰。東西瀆九州。南北串百川。歸舟緊。

不緊如何見。恰便似弩箭乍離弦。「天下樂」只疑是銀  
河落九天。淵泉雲外懸。入東洋不離此逕穿。滋洛陽千種  
花潤梁園萬頃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邊。「節節高」隨  
喜了上方佛殿。早來到下方僧院。行過廚房。近西法堂。北  
鐘樓前面。遊了洞房。登了寶塔。把迴廊遶遍。數了羅漢。參  
了菩薩。拜了聖賢。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風流業冤。「元和  
令」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臉兒罕曾見。引  
的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他那裏儘人調  
戲。嬋着香肩。則將花咲撚。「上馬嬌」這的是兜率宮。休  
猜做離恨天。呀。誰想寺裏遇神仙。我見他宜嗔宜喜春風

面偏宜貼翠花鉢。「勝葫蘆」則見他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鬢雲邊。未語人前先腼腆。櫻桃紅綻玉梗白露半晌恰方言。「么」恰便似嚦嚦鶯聲花外囀。行一步兒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嬌娜萬般旖旎似垂柳晚風前。「后庭花」若不是襯殘紅芳徑軟怎顯得步香塵底樣兒淺且休題眼角留情處。則這脚踪兒將心事傳慢俄延。投至到龍門前面剛那了一步遠剛剛的打箇照面風魔了張解元似神仙歸洞天空餘下楊柳烟只聞得鳥雀喧。「柳葉兒」呀門掩着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恨天怨天天不與人行方便好着我難消遣端的是怎留連小

姐呵。則被你引了人意馬心猿。「寄生草」蘭麝香仍在。  
環珮聲漸遠。東風搖曳垂楊線。遊絲擗惹桃花片。珠簾掩  
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道是海南水月觀  
音現。「尾聲」餓眼望將穿。饑口涎空嚥。空着我透骨髓  
相思病染。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便是鐵石人意惹情  
擗。近庭軒花柳爭妍。日午當庭塔影圓。春光在眼前。爭奈  
玉人不見。將一座梵王宮疑是武陵源。

## 第二（張生唱）

雍熙樂府卷七 中呂宮（第五頁）

粉蝶兒

不做周方。埋怨穀法聰和尚。借與我半間兒客舍僧房。與我那可憎才居止處。門兒相向。雖不能勾竊玉偷香。且將這盼行雲眼睛兒打當。「醉春風」往常時見傅粉的委實羞。畫眉的都是謊。多情人一見有情娘。着小生心兒裏痒痒。逗逗的腸慌。斷送的眼亂。引惹的心忙。「迎仙客」我子見頭似雪髮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內養。貌堂堂。聲朗朗。頭直上只少個圓光。恰便似捏塑僧伽像。「石榴花」大師一一問行藏。小生仔細訴衷腸。自來西洛是吾鄉。宦

遊在四方。寄居在咸陽。先人拜禮部尙書多名望。五旬上  
因病身亡。平生正直無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鬪鵠  
鶴」俺先人甚的是渾俗和光。衡一味風清月朗。小生無  
意去求官。有心來聽講。量着俺窮秀才人情紙半張。又沒  
甚七青八黃。儘着你說短論長。一任教掂斤播兩。「上小  
樓」小生特來見訪。大師何須謙讓。這錢難買柴薪。不勾  
齋糧。且備茶湯。你若是有主張。對艷粧。將言詞說上。我將  
你衆和尙死生難忘。「么」也不要香積廚。枯木堂。遠着  
南軒。離着東牆。靠着西廂。近主廊。過耳房。都皆停當。是必  
你再休題長老方丈「脫布衫」。大人家舉止端詳。全無

那半點兒輕狂。大師行深深拜了。啓朱唇語言的當「小  
梁州」可喜娘龐兒淺淡粧。穿一套縞素衣裳。胡伶六老  
不尋常。偷睛望眼挫裏抹張郎「么」若共他多情小姐  
同鴛帳。怎捨的疊被鋪床。將小姐央夫人快。若不令許放。  
我親自寫與從良「快活三」崔家女艷粧。莫不是演撒  
上老潔郎。既不沙却怎曉。越恁頭上放毫光。打扮的特來  
晃「朝天子」過的主廊。引入洞房。好事從天降。好模好  
樣。特莽撞。煩惱怎麼唐三藏。偌大個宅司。可怎別無一個  
兒郎。使得梅香來說勾當。你在我行口強硬。抵着頭皮兒  
撞「四邊靜」人間天上。看鴛鴦強如做道場。軟玉溫香。

休道是相侵傍。若能勾湯他一湯。到與人消災障。」哨篇  
「聽說罷心懷悒怏。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說夫人潔  
操冰霜。不招呼誰敢輒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兒裏畏  
懼老母親威嚴。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待不覴。教人怎覴。  
赤緊的情粘肺腑。意惹肝腸。若今生難得有情人。也是我  
前世裏燒了斷頭香。我得時節手掌兒裏奇擎。心坎兒上  
溫存。眼皮兒上供養。「要孩兒」當初那巫山遠隔如天  
樣。聽說罷又在巫山那廂。業身軀雖是立在廻廊。魂靈兒  
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傳幽客。我子怕泄漏春光。與  
乃堂夫人怕女孩春心蕩。惟黃鸝作對。怨粉蝶成雙。「五

煞」小姐年紀小。性氣剛。張郎倘得相侵傍。乍相逢厭見  
何郎粉。看邂逅偷將韓壽香。纔到得風流況。成就了會溫  
存的嬌媚。怕甚麼能拘束的親娘「四煞」夫人忒慮過。  
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訪。休直待眉兒淡了思張敞。  
春色飄零憶阮郎。非是咱自誇獎。小姐存德行容貌。小生  
有恭儉溫良「三煞」想着他眉兒淺淺描。臉兒淡淡粧。  
粉香膩玉搽腮頸。翠裙鴛鈿金蓮小。紅袖鸞銷玉筍長。不  
想呵其實強。你鑿下一天丰韻。我拾得萬種思量「二煞」  
院宇深。枕簟涼。一燈孤影搖書幌。縱然酬得今生志。着  
甚支吾此夜長。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

五千遍倒枕搥床。〔尾聲〕嬌羞花解語。溫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記不得嬌模樣。我子索手抵着牙兒慢慢的想。

第三（張生唱）

雍熙樂府卷十三 越調（十一頁）

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色橫空。花陰滿庭。羅袂生寒。芳心自驚。側着耳朵兒聽。躡着脚步兒行。悄悄冥冥。潛潛等等。

「紫花兒序」等待那齊齊整整。嬝嬝婷婷。姐姐鶯鶯。一  
更之後。萬籟無聲。直至鶯庭。若是回廊下沒揣的見俺可  
憎。將他來緊緊的摟定。則問你會少離多。有影無形。「金  
蕉葉」則聽的角門兒呀的一聲。風過處花香細生。踏着  
腳尖兒仔細定睛。比我那初見時龐兒越整。「調咲令」  
我這里甫能見嬌婷。比着那月殿里嫦娥也不恁般擰。遮  
遮掩掩穿芳徑。料應來小脚兒難行。可喜娘的臉兒百媚  
生。兀的不引了人魂靈。「小桃紅」夜深香靄散空庭。簾  
幙東風靜。拜罷也斜將曲欄凭。長吁了兩三聲。剔團圓明  
月如懸鏡。又不是輕雲薄霧。都則是香烟人氣。兩般兒氤

氣不分明。『禿廝兒』。早是那臉兒上鋪堆着可憎。心兒里埋沒着聰明。新詩和忒應聲。一字字訴真情。堪聽『聖藥王』語句兒清音律兒輕。小名兒不枉了喚做鴛鴦。他若是共小生廝覲定。隔牆兒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麻郎兒』我拽起羅衫欲待行。他陪着喫臉兒相迎。不做美的紅娘忒淺情。更倣道謹依來命。『么』我忽聽得一聲猛驚。元來是撲刺刺宿鳥飛騰。顚巍巍花稍弄影。亂紛紛落紅滿徑。『絡絲娘』空撇下碧澄澄蒼苔露冷。明皎皎花篩月影。白日里淒涼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東原樂』簾垂下戶已局。却纔箇悄悄的相

問他那里低低應。月朗風清恰二更。廝僕伴他無緣小生  
薄命。「綿答絮」恰尋歸路。竚立空庭。竹稍風擺。斗柄雲  
橫。呀。今夜淒涼有四星。他不歟人待怎生。雖然是眼角傳  
情。咱兩箇口不言心自省。「拙魯速」對着盞碧熒熒短  
檠燈。倚着扇冷清清舊幃屏。燈兒又不明。夢兒又不成。窗  
兒外浙零零風兒透踈櫺。忒楞楞紙條兒鳴。枕兒上孤另。  
被窩兒里寂靜。你便是鐵石人也動情。「云」怨不能恨  
不成。坐不安睡不寧。有一日柳遮花暎。霧障雲屏。夜闌人  
靜。海誓山盟。恁時節風流嘉慶。錦片也似前程。美滿恩情。  
咱兩箇畫堂春自生。「尾聲」一天好事從今定。一首詩

分明做照證。再不向青鎖闌夢兒中尋。則去那碧桃花樹兒下等。

第四（張生唱）

雍熙樂府卷十二 雙調（第二頁）

新水令

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香烟雲蓋結。諷呪海波潮。幡影飄搖。諸檀越盡來到「駐馬聽」法鼓金鐸。二月春雷嚮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洒松稍。候門不許老。

僧敲。紗窗外定有紅娘到。害相思饑眼腦。見他時須看十分飽。「沉醉東風」惟願存在的人間壽高。亡化的天上逍遙。爲曾祖父先靈。禮佛法僧三寶。焚名香暗中禱告。則願的梅香休劣。夫人休焦。大兒休惡。早成就了幽期密約。「鴈兒落」我則道玉天仙離碧霄。元來是可意種來清醠。小生是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得勝令」恰便以檀口點櫻桃。粉鼻兒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妖嬈滿面兒舖堆着俏。苗條一團兒衠是嬌。「喬牌兒」大師年紀老。法座上也凝眺。舉名的班首痴呆落覲着。法聰頭做磬敲。「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沒顛

沒倒。勝似閑元宵。穩色人兒。他怕人知道。看時節。泪眼偷瞧。「折桂命」着小生迷留。沒亂心。痒難撓。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稍。大師也難學。把一箇發慈悲臉兒來。朦著擊磬的頭陀。懊惱添香的行者。心焦燭影風搖。香靄雲飄。貪看鴛鴦。燭滅香消。「錦上花」外像兒風流。青春年少。內性兒聰明。貫世才學。扭捏着身子兒百般做作。來往向人前賣弄他俊俏。「云篇」黃昏這一回。白日那一覺。窗兒外那會鏤鐸。到晚來向書幃裏。比及睡着。千萬聲長吁怎生捱到曉。「碧玉簾」情引眉稍。心緒恁知道。愁種心苗。情思我猜着。暢懊惱響璫璫雲板敲。行者

又嚎。沙彌又哨。你須不奪人之好。「鴛鴦煞」有心爭奈  
無心好。多情却被無情惱。鬧攘了一宵。月兒沉。鐘兒響。雞  
兒叫。唱道是玉人兒歸去的疾。好事兒收拾的早。道場畢  
諸僧散了。酩子裏各歸家。葫蘆提鬧到曉。

## 第五（鴛鴦唱）

雍熙樂府卷五 仙呂宮

第九頁

八聲甘州

慘慘瘦損。早是傷神。猶值殘春。羅衣寬褪。能消幾個黃昏。

風裏篆烟不捲簾。雨打梨花深閉門。無語凭闌干。目斷行雲。「混江龍」落花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池塘夢曉。蘭檻辭春。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油葫蘆」翠被生寒壓繡裯。休將蘭麝薰。便將那麝蘭薰盡。則索自溫存。昨宵錦囊佳製明勾引。今日玉堂人物難親近。這些時睡又不安。坐又不寧。我欲待登臨不快。閑行又悶。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天下樂」我則索搭伏定鰥。絳枕頭兒上曉。但出這閨門。影兒般不離了身。小梅香扶侍的勤。老夫人拘繫的緊。恐怕俺女孩兒折了。

氣分「那吒令」往常時見個外人。氣的又早嗔。但見個客人。厭的我倒褪。從見了那人呵。兜的我便親。想着他昨夜詩依前韻。酬和得清新。「鵠踏枝」吟得句兒勻。念得字兒真。詠月新詩索強似織錦迴文。誰肯針兒將線引。向東隣通殷勤。「寄生草」想着俺文章士。旖旎人。他生的臉兒清秀。身子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不由人口兒裏作念心兒裏印。學得來一天星斗換文章。張生呵。不枉了十年窗下無人問。「六么序」聽說罷魂離了殼。見放着禍滅身。我將袖稍兒搵不住啼痕。好教我去處無因。進退無門。可着俺心堦兒裏人急悽親。孤孀子母無投奔。赤緊的

先亡了有福之人。耳邊廂金鼓連天震。征雲冉冉。土雨紛紛。「云篇」那廝風聞。胡云。他道我眉黛清顰。蓮臉生春。恰便似傾國傾城的太真呀。兀的不送來三百僧人。半萬賊兵。片霎兒敢剪草除根。那廝每於家爲國無忠信。恣情的虜掠人民。便做道天宮般蓋造焚燒盡。則沒那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燒屯。「后庭花」第一來免摧殘老太君。第二來免堂殿作灰塵。第三來諸僧無事得安存。第四采先人靈柩穩。第五來歡郎年小未成人。你須是崔家後代孫鶯鶯爲惜已身。不幸上從亂軍。諸僧衆汚血痕。將伽藍火內焚。將先靈爲細塵。斷絕了愛弟親。割捨了慈母恩。

柳葉兒」你將俺一家兒不留一個齷齪。待從軍怕辱沒了家門。則不如白練套兒尋個自盡。將我屍櫬獻與賊人。這的是遠害全身。「青哥兒」母親都做了鴛鴦鴛鴦生忿。對傍人一言一言難盡。母親休愛惜鴛鴦一身。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兵。掃蕩妖氛。到陪家門。情願與英雄結婚姻成秦晉。「尾聲」諸僧衆各逃生。衆家眷誰敢問。這生不相識。橫枝兒着緊。非是書生多議論。也隄防玉石俱焚。雖然是不關親。可憐他命在逡巡。濟不濟權將秀才來儘。果然有出師表文。嚇蠻書信。張生也則願你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

第六（惠明唱）（按：諸本西廂記併於第五）

雍熙樂府卷三 正宮（第四十四頁）

端正好

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丟了這僧伽帽。袒下我這褊衫。  
殺人心逗起我這英雄膽。我兩隻手把烏龍尾鋼椽搭。「  
滾綉球」非是我貪。不是我敢。知他是怎生打參。大踏步  
直殺入虎窟龍潭。非是我擗。不是我攢。這些時菜餳頭委  
實口淡。我將那五千人也不索炙搏煎燶。我將這腔子裏

熱血權消渴。摘下那肺腑生心且解饑。有甚臘臘。「叨叨令」浮沙羹寬片粉添些雜糧。酸黃蘆爛豆腐休調淡。萬餘斤黑麵從交暗。我將這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餌。是必休悞了也麼哥。是必休悞了也麼哥。我將那包殘餘肉把青鹽蘸。「倘秀才」你那裏問小僧敢去也不敢。我這裏啓大師用嗜也不用嗜。你道是飛虎聲名播斗南。那廝能淫慾快貪夢不成何以堪。「滾綉球」我這些時經文也不會談逃禪也懶去參。則我這戒刀頭近新來鋼蘸鐵棒上無半星兒土漬塵穢。別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都則會齋的飽也。則向那僧房中捌滌。那裏怕焚燒了。

兜率伽藍。則爲那善文能武人千里。憑着這赦因扶危書一紙。有勇無懾。「白鶴子」着幾個小沙彌。將幡旛寶蓋擎。壯行者把桿棒。穰杖來擋。你與我排陣角。將衆僧安。我撞釘子把賊兵探。「白鶴子」若是遠的。我破開步。將鐵棒颺。近的順着手。把戒刀斂。小的我用起來。脚尖蹠。大的我扳下來。把髑髏鎌。「白鶴子」我瞞一瞞。古都都醜了。海波撼一撼。嘶琅琅。振動山岩。脚跳定。赤力力。地軸搖。手搬得。忽刺刺。天關撼。「白鶴子」我從來駁駁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忑。打熬成不厭天生。我從來斬釘截鐵。常居一。不似您惹草沾花。沒精三。劣性子人皆慘。捨着命提刀。

仗劍更怕甚勒馬停驂。『白鶴子』我從來欺硬怕軟。喫苦不甘休。只因親事胡撲掩。若是杜將軍不把干戈退。張解元乾將風月擔。我將不志誠言詞賺。倘或紕繆倒大羞慙。『尾聲』怨與我助威風擂幾聲鼓。仗佛力納一聲喊。若是那繡旗下遙見英雄漢。我將那半萬賊兵謾破膽。

## 第七（紅娘唱）

雍熙樂府卷七 中呂宮（第八頁）

半萬賊兵。捲浮雲片時掃盡。俺一家兒死裏逃生。舒心的  
列山靈。陳水陸。張君瑞合當欽敬。當日箇所望無成。誰承  
望一封書到爲媒證。「醉春風」今日箇東閣玳筵開。索  
強如西廂和月等。薄衾單枕有人溫。早則不冷冷。受用足  
寶鼎香濃。綉簾風細。綠窗人靜。「脫布衫」幽僻處可有  
人行。點蒼苔白露零零。隔窗兒咳嗽了一聲。他那裏啓朱  
唇急來答應「小梁州」。則見他又手忙將禮數迎。我這  
裏萬福先生。烏紗小帽耀人明白。欄淨角帶傲黃鞶。「云  
」衣冠濟楚。寵兒俊。可知道引動俺鶯鶯。據相貌憑才能。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上小樓」請字兒不曾出

聲去字兒連忙答應可早鶯鶯根前姐姐呼之喏喏連聲秀才每聞道請恰便聽將軍嚴令更和那五驪神願隨鞭鎧「么」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承不請街坊不會親鄰不受人情避衆僧請老兄和鶯鶯匹婢子見他歡天喜地謹依來命「滿庭芳」來迴顧影文魔秀士風欠酸丁下工夫將額顱十分擰遲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螯的人牙痛茶飯已安排定淘下陳倉米數升燂下七八碗軟蔓菁「快活三」嗜人一事精百事精一無成百無成世間草木本無情猶有相兼並「朝天子」休道是這生年紀兒後生恰學害相思病天生聰俊打

扮的素淨。奈夜夜成孤另。才子多情。佳人薄倖。兀的不擔  
閼了人性命。誰無一個信行。誰無一箇志誠。恁兩箇今夜  
晚親折證。「四邊靜」今霄歡慶。軟弱鴛鴦。可曾慣經。欵  
欵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了可憎。好煞人無乾淨。「要孩  
兒」俺那裏落紅滿地。胭脂冷。休辜負了良辰美景。夫人  
遣妾莫消停。請先生莫得推稱。俺那裏準備着鴛鴦夜月  
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樂奏着合歡令。有鳳簫象板。錦  
瑟鸞笙。「四煞」聘財斷不爭。婚姻事有成。新婚燕爾安  
排定。你明博得跨鳳乘龍客。我到晚來臥看牽牛織女星。  
休僕倖。不要你半絲兒紅線。成就了一世前程。「三煞」

憑着你滅寇功。舉將能。兩般兒功効如紅定。爲甚俺鴛娘心下十分順。都只爲君瑞胸中百萬兵。越顯的文風盛。受用足珠圍翠遠。結果了黃卷青燈。「二煞」夫人只一家。老兄無伴等。爲嫌繁冗尋幽靜。請你箇有恩有義閑中客。迴避了無是無非箇下僧。夫人命道足下莫教推托。和賤妾即便隨行。「尾聲」先生休作謙。夫人專意等。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休使得梅香來再請。

## 第八（鴛鴦唱）

## 雍熙樂府卷十二 雙調（第三頁）

## 五供養

若不是張解元識人多。別一個怎退得干戈。排着酒果。列着笙歌。篆煙微。花香細。散滿東風簾幙。救了啓全家禍。殷勤呵正禮。欽敬呵當合。「新水令」恰纔向碧紗窗下畫了雙蛾。拂拭了羅衫上粉香浮汚。我則將指尖呵輕輕的貼了鉶窩。若不是驚覺人呵。這其間猶壓綉衾臥。「么」沒查沒利謊。樓櫳。你道我宜梳粧的臉兒吹彈破。你那裏休聒。不當一個信口開合。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個夫人也做得過。「喬木查」我相思爲他。他相思爲我。從今

後兩下相思都較可。酬賀間理當酬賀。俺母親也好心多  
「攬琵琶」他怕我是陪錢貨。兩當一便成合。據着他舉  
將除賊也消得家緣過活。費了甚一股那便結絲羅。休波。  
省人情的娇娇忒慮過。恐怕張羅。『慶宣和』門兒外簾  
兒前將小脚兒那。我則見目轉秋波。誰想他識空便的靈  
心兒早瞧破。說的我倒躲。『雁兒落』荆棘窩怎動那。死  
沒騰無回豁。措支刺不對答。軟兀刺難存坐。『得勝令』  
誰承望即即世世老婆婆。着鶯鶯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  
溢起藍橋水。不登登點着祆廟火。碧澄澄清波。撲刺刺將  
此目魚分破。急攘攘因何。挖搭的把雙眉鎖納合。『甜水

令」我這裏粉頸低垂。蛾眉頻戲。芳心無那。俺可甚相見。  
話偏多。星眼朦朧。檀口嗟咨。撓簪不過。這席面兒暢好是  
嗚合。「折桂令」他其實的嚥不下玉液金波。誰承望月  
底西廂。變做了夢裏南柯。淚眼偷淹。酩子裏搵濕香羅。他  
那裏眼倦開軟癱做一塊。我這裏手難抬。稱不起肩窩。病  
染沈疴。斷然難活。則被你送了人呵。嘗甚僂懶。「月上海  
棠」而今煩惱由閑可。久後思量怎奈何。有意訴衷腸。爭  
奈母親側坐。成拋躲。咫尺間如閻閻。「云」一盃悶酒尊  
前過。低首無言自推挫。不堪醉顏酡。可早嫌玻璃盞大。從  
因我酒上心來覺可。「喬牌兒」老夫人轉關兒沒定奪。

哩。謎兒怎猜破。黑閣落。甜話兒將人和。請將來着人不快活。「江兒水」佳人自來多命薄。秀才每從來懦悶。殺沒頭鵝。撇下陪錢貨。下場頭那答兒發付我「殿前懽」恰纔個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馬淚痕多。若不是一封書將半萬賊兵破。俺一家兒怎得存活。他不想結婚姻想甚麼。到如今難着莫。老夫人慌到有天來大。當日個成也是母親。今日個敗也是恁個蕭何「離亭宴帶歇拍煞」從今後玉容寂寞梨花柔。胭脂淺淡纓桃顆。這相思何時是可。昏登登黑海深。白茫茫陸地厚。碧悠悠青天闊。太行山般高仰望。東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麼。俺娘呵將顛巍巍。

雙頭花蘆搓。香馥馥縷帶同心割。長揜揜連理瓊枝挫。白  
頭娘不負荷。青春女成耽悶。將俺那錦片也似前程蹬脫。  
俺娘把甜語兒落空了他。虛名兒誤賺了我。

## 第九

(鴛鴦唱)

### 雍熙樂府卷十三 越調

(第十二頁)

鬪鵝鵠

雲斂晴空。冰輪乍湧。風掃殘紅。香塔亂擁。離恨千端。閑愁  
萬種。夫人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他做了個影兒里的情

郎。我做了個畫兒中的愛寵「紫花兒序」，則落的心兒  
里念想。口兒里閑題，則索向夢兒中相逢。俺娘昨日個大  
開東閣。我則道怎生般炮鳳烹龍。可教我翠袖慇懃捧玉  
鍾。却不道主人情重。則爲那兄妹排連。因此上魚水難同  
「小桃紅」人間看波玉容深鎖綉幃中。怕人搬弄。想嫦  
娥西沒東生有誰共。怨天宮裏航不作遊仙夢。這雲似羅  
幃數重。只恐怕嫦娥心動。因此上圍住廣寒宮「天淨紗」  
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的環珮玎璫。莫  
不是鐵馬兒簷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雙控。玷玎璫敲響簾  
櫳「調咲令」莫不是梵王宮夜撞鐘。莫不是疎竹蕭蕭

曲檻中。莫不是牙尺剪刀聲相送。莫不是漏聲長滴響壺銅。潛身再聽。在牆角東。元來是近西廂理結絲桐。「禿廝兒」其聲壯似鐵騎刀鎗冗冗。其聲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聲高似風清月朗鶴淚空。其聲低似聽兒女語小窗中。嗁嗁「聖藥王」他那里思不窮。我這里意已通。嬌鸞雛鳳失雌雄。他曲未終。我意轉濃。爭隸伯勞飛燕各西東。盡在不言中。「麻郎兒」這的是令他人耳聰。訴自己衷情。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懷者斷腸悲痛。「么」這一篇與本宮始終不同。又不是清夜聞鐘。又不是黃鶴醉翁。又不是泣麟悲鳳。「絡絲娘」一字字更長漏永。一聲聲衣寬帶。

鬆。別恨離愁變做一弄。張生呵。越教人知重。「東原樂」。  
這的是俺娘的機變。非干妾身脫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  
效鸞鳳。俺娘無明夜併女工。我若得些兒閑空。張生呵。怎  
教你無人處把妾身作誦。「綿答絮」簾疎風細。幽室澄  
清。都則是一層紅紙。幾櫈疎欄。兀的不似隔雲山幾萬重。  
怎得個人來信息通。便做道十二巫峯。他也曾赴高唐來。  
夢中「拙魯速」。則見他走將來氣沖沖。怎不教人恨匆匆。  
謊的人來怕恐。早是不曾轉動。女孩兒家直恁響喉嚨。  
緊摩弄索將他攔縱。只恐怕夫人行把我來廝葬送。「尾  
」。則俺道夫人時下有人唧噥。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不問

俺口不應的狠毒娘怎肯着別離了志誠種。「綺絲娘煞尾」不爭惹恨牽情鬪引。少不得廢寢忘食病證

第十（紅娘唱）

雍熙樂府卷五 仙呂宮（第十一頁）

點絳脣

相國行祠寄居蕭寺。因喪事。幼孫孤兒。將欲從軍死。「混江龍」謝張生伸志。一封書到便興師。顯得文章有用。足見天地無私。若不是剪草除根。半萬賊險些兒滅門絕戶。

了俺一家兒。鴛鴦君瑞許配雄雌。夫人失信。推托別詞。將婚姻打滅。以兄妹爲之。到如今棄却成親事。一箇價糊突了胸中錦繡。一箇價淚漚濕了臉上胭脂。「油葫蘆」憔悴潘郎鬢有絲。杜韋娘不似舊時。一箇帶圍寬清減瘦腰肢。一箇睡昏昏不待觀經史。一箇意懸懸懶去拈針指。一箇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箇花箋上刪抹出斷腸詞。一箇筆下寫幽情。一箇絃上傳心事。兩下裏都一樣害相思。「天下樂」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紅娘看時有些乖性兒。則怕那有情人不遂心也似此。他害的有些魔媚。我遭着沒三思。兩下裏安排着憔悴死。「村里迓鼓」我將

這紙窗兒濕破。悄聲兒窺視。多管是和衣兒睡起。羅衫上  
前襟摺。孤眠況味。淒涼情緒。無人扶侍。覩了他瀝滯氣  
色。聽了他微弱聲息。看了他黃瘦臉兒。張生呵。你若不悶  
死多應是害死。「元和令」金釵敲門扇兒。則我是箇散  
相思的五瘟伊。趁着這風清月朗夜深時。使紅娘來探爾。  
俺小姐至今胭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張殿試。「上馬  
嬌」他若是見了這詩。覩了這詞。顛倒費神思。這妮子怎  
敢胡行事。他敢摃摃的扯做紙條兒。「勝葫蘆」哎。你箇  
饑窮酸俠沒些意兒。賣弄你有家私。我莫不圖謀你東西  
來到此。先生的財物。與紅媒做賞賜。非是我愛你的金資。

「五篇」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俺小姐不比賣俏  
倚門兒。我雖是婆娘家有些志氣。你則道可憐見小生隻  
身獨自。我顛倒有箇尋思。「后庭花」我則道拂花箋打  
稿兒。却原來染霜毫不勾思。先寫下幾句寒溫叙。後題着  
五言八句詩。不移時把花箋錦字。疊成箇同心方勝兒。忒  
聰明忒敬思。忒風流忒浪子。雖然是箇假意兒。小可的難  
到此「青哥兒」呀。顛倒寫鴛鴦鴛鴦兩字。方信道在心  
在心窺視。看了他喜怒其間意兒。放心波學士。我願爲之。  
並不推辭。自有言詞。則說道昨夜彈琴那人兒教傳示「  
寄生草」。你將這偷香手。準備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詞兒。

展污了龍蛇字。藕絲兒縛住了鵝鴨翅。黃鸝兒奪了鴻鵠志。休爲那翠幃錦帳一佳人。悞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煞尾」沈約病多般。宋玉愁無二。清減相思樣子。則你那眉眼傳情未了時。我中心日夜藏之。怎敢因而有美玉於斯。我須着有發落歸着這半張紙。憑着我舌尖上說詞。更和這簡帖兒才思。我管教那人兒來探你一遭兒。

## 第十一（紅娘唱）

粉蝶兒

風靜簾閑。透紗窗麝蘭香散。啟朱扉搖響雙環。絳臺高。金  
荷小。銀缸猶燦。比及將暖帳輕彈。先揭起梅紅羅軟簾偷  
看。（醉春風）我見他釵蟬玉斜橫。髻偏雲亂挽。日高猶  
自不明眸。暢好是懶懶。半晌抬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普天樂）晚粧殘。烏雲婢。輕匀了粉臉。亂挽了雲鬟。他將  
那緘帖兒拈。把粧盒兒按。折封皮孜孜看。顛來倒去不害  
心煩。厭的又早挖皺了黛眉。忽的不低垂了粉頸。氣的又  
早改變了朱顏（快活三）分明是你的過犯。沒來由把  
俺催殘。使卑人顛倒恶心煩。你不慣誰曾慣（朝天子）

張生近間。面顏瘦得來實難着。不思量茶飯。怕待動憚。曉夜將佳期盼。廢寢忘飧。黃昏清旦。每日家望東牆掩淚眼。這病患要安。則除是出幾點兒風流汗。（四邊靜）怕人調犯。早共晚夫人行見些兒破綻。你我何安。問甚遭危難。攢斷的上杆。掇了梯兒看。（脫布衫）小孩兒家口無撫攔。一迷裏言語催殘。比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風範。（小梁州）他爲你夢裏成雙覺後單。廢寢忘飧。羅衣不耐五更寒。愁無限。寂寞淚欄杆。（么）辰勾常把佳期盼。將一個角門兒世不曾牢拴。子願恁做夫妻無危難。我向那筵席頭上整扮。做一個縫了口的撮合山。

(石榴花) 今日個晚粧樓上店花殘。猶自怯衣單。那一片聽琴心清露月明間。昨宵向晚不怕春寒。幾乎險被先生饌。那其間豈不胡顏。爲你個不酸不醋風魔漢。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鬪鵠鵠) 用心兒待撥雨撩雲。好意兒傳書寄簡。既不肯搜自己狂爲子。待要覓別人破綻。我似那受艾焙權時忍這番。暢好是難。對人前巧語花言。背地裏愁眉淚眼。(上小樓) 這是先生命懼。非是紅娘違慢。簡帖兒是你的招服。他的勾頭。我的公案。若不是覲面顏。廝顧盼。擔餽輕慢。爭些兒把咱拖犯。(么) 從今後相會少。見面難。月暗西廂。鳳去秦樓。雲歛巫山。你也趨。我也趨。

先生休訕。早尋箇酒闌人散（滿庭芳）你休要呆裏撒奸。你子待恩情美滿。骨肉摧殘。老夫人手執着檀棍摩挲着看。粗麻線怎透針關。他子待挂着拐帮閑鑽懶。縫合唇送暖偷寒。消息兒踏着犯。怎禁那甜話兒熱趨。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要孩兒）幾曾見寄書的倒瞞魚雁。小則小心腸兒轉關。寫着道西廂待月等更闌。跳東牆女字邊緊干。詩句裏包籠着三粳粃。簡帖兒埋伏着九里山。着緊處將人慢。會雲雨闌中取靜。寄音書忙裏偷閑（二煞）紙光明玉板。字香噴麝蘭。行兒邊涙透非是春汗。一箇情淚紅猶濕。滿紙春心墨未乾。從今後休疑難。放心波玉堂。

學士穩情取金雀了鬟（三煞）他人行別樣親。俺根前  
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鴻案。別人行甜言美語三冬  
暖我根前惡語傷人六月寒。我爲頭兒看看你箇離魂倩  
女怎發付擲果潘安（四煞）隔牆花又低迎風戶半掩。  
偷香手段今番接怕牆高怎把龍門跳嫌花密難將仙桂  
攀放心去休辭憚你若不去呵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損了  
淡淡春山（尾聲）你雖是去了兩遭我敢道不似這番。  
你兩箇隔牆酌和都胡侃證果在今番這一箇

第十二 (紅娘唱)

雍熙樂府卷十二 雙調 (第六頁)

新水令

晚風寒峭透窗紗。控金鈎繡簾不掛。門闌凝暮靄。樓角歛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粧罷。「駐馬聽」不近諠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鴟。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抓住茶蘿架。夜涼苔徑滑。露珠兒濕透綾波襪。「喬牌兒」自從那日初時想月華。捱一刻似一夏。柳稍斜日遲遲下。好教賢聖打「攬箏琶」打扮的身子乍。准備着雲雨會巫峽。只爲這燕侶鶯儔。鎖不住心猿意馬。因姐

姐閉月羞花真假。這其間性兒難接納。一地裏胡拏「沉醉東風」我則道槐影風搖暮雅。元來是玉人兒帽側烏紗。一個潛身在曲檻邊。一個背立在湖山下。那裏叙寒溫。並不曾答話。便做道摟得慌阿也索覲咱。多管是餓的你個窮酸眼花。「喬牌兒」你看那淡雲籠月華似絳紙護銀蠟。柳絲花朶垂簾下。綠莎茵鋪綉榻。「甜水令」良夜迢迢。閉庭寂靜。花枝低亞。他是個女孩兒家。你須索性兒溫存。話兒摩弄。意兒謙洽。休猜做敗柳殘花。「折桂令」也是個嬌滴滴美玉無瑕。粉臉生春。雲鬢堆雅。似這般受怕擔驚。又不圖甚浪酒閑茶。則你那挾被兒時當奮發。指

頭兒告了銷乏。打疊起嗟呀。畢罷了牽掛。收拾了憂愁。准備着擰撻。「錦上花」爲甚媒人心無驚怕。赤緊夫妻每意不爭差。我這裏躡足潛踪。悄地聽咱。一個羞慚。一個怒發。張生無一言。呀鶯鶯變了卦。一個悄悄冥冥。一個絮絮答答。却早禁住隋何。进住陸賈。又手躬身。粧靨做啞。「清江引」沒人處。則會閑磕牙。就裏多奸詐。怎想湖山邊。不記西廂下。香美娘分破花木瓜。「雁兒落」不是俺一家兒喬作衙。說幾句衷腸話。我則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你色膽天來大。「得勝令」誰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奸做賊拏。你是個折桂客。倒做了偷花漢。不想你跳龍門學驅馬。

謝姐姐賢達。看我面逐情罷。若官司詳察。張生呵。准備着  
精皮膚喫頓兒打。「離亭宴帶歇拍煞」再休題春宵一  
刻千金價。准備着寒肉更守十年寡。猜詩謎的社家。竹拍  
了迎風戶半開。山障了隔牆花影動。綠慘了待月西廂下。  
你將何郎傅粉搽。他自把張敞眉兒畫。強風情措大。睛乾  
了尤雲殮雨心。悔過了竊玉偷香膽。剛抹了倚翠偎紅話。  
淫詞兒早則休。簡帖兒從今罷。尙兀自參不透風流調法。  
從今後悔罪也。卓文君。你與我游學波漢司馬。

第十三（紅娘唱）

雍熙樂府卷十三 越調

（第十四頁）

鬪鵠鵠

綵筆題詩回文織錦送的人臥枕着床忘殮廢寢折倒的  
鬢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沉昨夜箇熱臉兒對面  
搶白今日箇冷句兒將人廝侵（紫花兒序）把似你休  
倚着籠門兒待月依着這韻角兒聯詩側着這耳朵兒聽  
琴怒時節把一箇書生來迭歡歡時節將一箇侍妾來逼  
臨難禁好教我似線腳兒般慇懃不離針從今後教他一  
任將人的義海恩山都做了遠水遙岑（天淨紗）心不

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則去那竊玉偷香上用心。  
又不曾得甚。自從那海棠開想到如今（調咲令）我這  
里自審。這病敢爲邪淫。尸骨嵒嵒鬼病侵。更做道秀才每  
委實從來恁似。這般乾相思好教人撒謊。功名上早則不  
遂心。婚姻上返吟復吟（小桃紅）桂花搖影夜深沉。酸  
醋當歸浸。面靠着湖山肯陰里審。這方兒最難尋。一服兩  
服令人恁。忌的是知母未寢。怕的是紅娘撒謠。喫了呵。穩  
情取使君子一星兒參（鬼三台）足下其實嚇。休粧。唔。  
我喫你箇風魔的翰林。何處問佳音。則向箇帖兒上計稟。  
得了箇紙條兒恁般綿里針。若見俺玉天仙怎生軟廝禁。

則俺那小姐忘恩。赤緊的縷人負心（禿廝兒）你身臥着一條布衾。頭枕着三尺瑤琴。他來時怎生和你一處寢凍得來戰戰兢兢。說甚知音（聖藥王）果若是你有心他有心。昨夜箇鞦韆院落夜深沉。花有陰。月有陰。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須你詩對會家吟（東原樂）。俺那里鴛鴦枕。更和那翡翠衾。遂殺了人心如何肯貲。至如今你不脫解和衣兒更怕甚。不強如手執定指頭兒恁。倘得成親。到大來福廕（綿答絮）。他眉黛遠山鋪翠。眼橫秋水無塵體。若凝酥。腰如嫩柳。俊的龐兒俏的是心。體態溫柔性格兒沉。雖不會這法灸神針。勝似那救苦難的觀音（云）。

口兒里謾沉吟。夢兒里苦追尋。將往事已沉。只言目今。今夜想思管教恁不圖甚白璧黃金。則要你滿頭花滿頭花拖地錦（收尾）雖然是老夫人曉夜將門禁。好共歹須教你稱心。來時節肯不肯盡由他。見時節親不親在於恁（絡絲娘煞尾）因今宵傳言送語。看明日握雨攜雲

## 第十四

（張生唱）

康熙樂府卷五 仙呂宮（第十三頁）

竚立閑堦。夜深香靄。橫金界。瀟洒書齋。悶殺讀書客。『混江龍』彩雲何在。月明如水。浸樓臺。僧歸禪室。雅噪庭槐。風弄竹聲。則道是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身心一片。無處安排。我則索呆荅孩倚定門兒待。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油葫蘆』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捱夢魂兒飛入楚陽臺。早知道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我則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來。『天下樂』我則索倚定門兒手托着腮。好着我難猜。來也不來。夫人行料應難離側。望的人眼欲穿。想的人心越窄。多管

是冤家不自在。「那吒令」他若是肯來。早晨離了貴宅。  
他若是到來。便春生敵齋。他若是不來呵。似石沉大海。數  
着他脚步兒行。倚定窗櫺兒待。寄與多才「鵲踏枝」恁  
的般惡搶白。並不曾記在心懷。撥得箇意轉心回。索強如  
夜去明來。空調眼色。今經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寄生  
草」安排着害。準備着擾。異鄉身强把茶湯捱。則爲那可  
憎才熬的心腸耐。辦着片志誠心留的形骸在。試看那司  
天臺打算了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車約有十餘載。「村里  
迓鼓」猛見了可憎模樣。早醫可九分不快。先前見責。誰  
承望今宵歡愛。着小姐這般用心。不才張珙何當跪拜。小

生無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你則是可憐見小生爲人在客。「元和令」繡鞋兒剛半折。柳腰兒恰一搦。則見他羞答答不肯把頭擡。則將這鴛枕捰。雲鬟鬢墜金釵。偏宜鬚髻兒歪。「上馬嬌」則將這紐扣兒鬆。摟帶兒解。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哈。怎不回過臉兒來。「勝葫蘆」我這裏軟玉溫香抱滿懷。恰便似阮肇到天台。春至也人間花弄色。柳腰欵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么篇」但薰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澁嬌香蝶恣採。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檀口搵香腮。「后庭花」春羅元瑩白。早見紅香點嫩色。燈下偷睛覲。脣前着肉裏。暢奇哉。

渾身通泰。不知春從何處來。無能張秀才。孤身西洛客。自從逢捻色。思量不下懷。憂愁因間隔。相思無剖劃。謝芳卿不見責。「梧葉兒」我將你心肝兒般看待。展污了小姐清白。忘。浪廢寢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誠捱。怎能勾這相思苦。盡甘來。「青歌兒」成就了今宵。今宵歡愛。魂飛在九宵。九宵雲外。投至得見。多情小姊妹。憔悴形骸。瘦似麻稽。今夜和諧。猶自疑猜。露滴香埃。風靜閑堦。月射書齋。雲鎖陽臺。審問明白。只疑是昨夜夢中來。愁無奈。「寄生草」多丰韻。忒捻色。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恠。些兒得見。教人愛。今宵同會碧紗帳。何時重解香羅帶。」

煞尾」春意透酥筭。春色橫眉黛。賤却人間玉帛。杏臉桃腮。乘着月色。嬌滴滴越顯紅白。下香階。懶步蒼苔。動人處弓鞋鳳頭窄。嘆餉生不才。謝多嬌錯愛。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來。

## 第十五 (紅娘唱)

雍熙樂府卷十三 越調

(第十六頁)

鬪鵠鵠  
則着你夜去明來。到有個天長地久。不爭你捱雨携雲。常

使我提心在口。則合帶月披星。誰着你停眠整宿。老夫  
人心教多。情性偏。使不着我巧語花言。將沒作有。（紫花  
兒序）老夫人猜那窮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嬌妻。這小  
賤人做了牽頭。俺小姐這些時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別樣  
的都休。試把你裙帶兒拴紐門兒扣。比着你舊時肥瘦。出  
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金蕉葉）我着你去處行監坐  
守。誰着你迤逗的胡行亂走。若問着此一節呵。如何訴休。  
你便索與他個知情的犯由。（調咲令）你綉幃裏效綢  
繆。倒鳳顛鸞。百事有。我在那箇兒外。幾曾敢輕咳嗽。立著  
苔將綉鞋兒冰透。今日個嫩皮膚。倒將箇棍抽。姐姐呵俺

這通慇懃的。着甚來由（鬼三台）夜坐時停了針綉。共姐姐閑窮究。說張生哥哥病久。啗兩個背着夫人向書房問候。道夫人事已休。將恩變爲讐。着小生半途喜變做憂。他道紅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權時落後（禿廝兒）。我則道神鍼法灸。誰承望燕侶鶯儔。他兩個今經月餘。則是一處宿。何須一一問緣由（聖藥王）。他每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這其間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麻郎兒）。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頭。一個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曉盡描鸞刺綉。（云）是有便休罷手。大恩人怎做敵頭。起白馬將軍故。

友。斬飛虎叛賊草寇（絡絲娘）不爭和張解元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乖弄醜。到底干連着自己骨肉。也索窮究（小桃紅）當夜個月明纔上柳稍頭。却早人約黃昏後。羞的我腦背後將身兒襯着衫兒袖。猛凝眸。看時節。則見鞋底尖兒瘦。一個恣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嘶耨。呸。那其間可怎生不害半星兒羞（小桃紅）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相投首。俺家里陪酒陪茶到擋就。你休愁。何須約定通媒媾。我棄了部署不收。你元來苗兒不秀。呸。你是個銀樣蠟鎗頭（東原樂）相思事一筆勾。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美愛幽歡恰動頭。既能勾。張生你覲兀的般可喜。

娘龐兒要人消受（收尾）來時節畫堂簫鼓鳴春晝。列着一對兒鸞交鳳友。那其間纔受你說媒紅娘喫你謝親酒。

## 第十六

（鶯鶯唱）

雍熙樂府卷二 正宮

（第九真）

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鴈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那離人淚。「滾綉毬」恨則恨相見的遲。怨則怨歸去的

疾。柳絲長玉驅難繫。恨不的倩蹠林掛住斜暉。馬兒逆逆的行。車兒快快的隨。恰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的道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心情。將花兒嬾兒打扮的嬌嬌滴滴媚。準備着被兒單枕兒冷。則索昏昏沉沉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濕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閃煞了人也麼哥。兀的不想煞了人也麼哥。久已後書兒信兒須索與我恓恓惶惶的寄「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粉飛。染寒煙衰草淒迷。酒席間斜僉着坐的。蹙愁眉死臨侵地「小梁州」我見他

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么」雖然久後成佳配。奈時間怎不悲啼。意似痴。心如醉。想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上小樓」合歡未已。離愁相繼。想着俺那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認知。這幾日。相思滋味。却原來比別離更增十倍。「么篇」一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壓。臉兒相偎。手兒相携。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箇並頭蓮。強如狀元及第。「滿庭芳」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當廻避。有心待舉案齊眉。雖然是相守的一時半刻。也合着夫妻每共卓而食。

眼底下留情意。尋思起就里。險化做了望夫石。「快活三  
」將來的酒共食。嗜着的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  
有些土氣息泥滋味。「朝天子」暖溶溶玉杯。白泠泠似  
水。多半是相思淚。眼前面茶飯。怕待要喫。恨塞滿柔腹胃。  
蟠角虛名。蠅頭微利。折鴛鴦在兩下里。一箇在這壁。一箇  
在那壁。則落的一遞一口長吁氣。「四邊靜」霎時間杯  
盤狼藉。見車兒向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今  
宵宿在耶里。有夢難尋覓。「要孩兒」淋漓襟袖啼紅淚。  
比司馬青衫更濕。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  
然眼底人千里。且進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

心內成灰。〔五煞〕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里。最難調護。最要扶持。〔四煞〕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嶽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堤。〔三煞〕笑吟吟一處來。哭啼啼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夜蘭繡裏香暖留春住。今日箇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淚眼愁眉。〔二煞〕休憂文齊福不齊。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鴈無消息。青鸞有信頻須寄。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異

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一煞」青山隔送行。踈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懶上車兒去。來時甚急。去後何遲。「尾聲」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箇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 第十七

(張生鶯鶯唱)

雍熙樂府卷十二 雙調 (第八頁)

望蒲東蕭寺暮雲遮。慘離情半林黃葉。馬遲人意懶。風急  
雁行斜。離恨情疊破題兒第一夜。「步步嬌」昨夜個翠  
被香濃薰蘭麝。欹珊枕把身軀兒起。臉兒廝搵者仔細端  
詳。可惜的別鋪雲鬢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月。「落梅  
花」旅館欹單枕。蛩吟鳴四野。助人愁的紙鹵兒風劣。乍  
孤眠被兒薄又怯。冷清清幾時溫熱。「喬木查」走荒郊  
曠野。把不住心嬌怯。喘吁吁難將兩氣接。疾忙趕上者打  
草驚蛇。「攬錚琶」他把我心腸兒撋。因此上不避路途  
賒。瞞過這能拘管的夫人。穩住俺廝攢的侍妾。想着他臨  
上馬痛傷嗟。哭的我一似痴呆。不是我腸邪。自別離已後

到日初斜。愁的來陡峻。瘦的來暉曠。剛離得半個日頭。可  
又早寬掩過翠裙三四褶。誰曾經恁般磨滅。「錦上花」  
有限姻緣。方纔寧貼。無奈功名。使人離缺。害不了的愁懷。  
恰纔較些。撇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清霜浸碧波。白露下  
黃葉。下下高高。道路曲折。四野風來。左右亂踅。我這裏奔  
馳。他何處困歇。「清江引」呆答孩店房兒沒話說。悶對  
如年夜。暮雨催寒蛩。曉風吹殘月。今宵酒醒何處也。「慶  
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說。是鬼呵合速滅。聽說罷將香  
羅袖兒拽。却元來是姐姐。「喬牌兒」你爲人須爲徹。將  
衣袂不顧藉。繡鞋兒露水泥沾惹。腳心兒管踏破也。「甜

「水令」想着你廢寢忘食。香消玉減。花開花謝。猶自較爭  
些。枕冷衾寒。鳳雙鸞孤。月圓雲遮。尋思來有甚傷嗟。「折  
桂令」想人生最苦離別。可憐見千里關山。獨自跋涉。似  
這般割肚牽腸。到不如義斷恩絕。雖然是一時間花殘月  
缺。休猜做瓶墜簪折。不戀豪傑。不羨驕奢。自願的生則同  
衾。死則同穴。「水仙子」硬圍着普救寺下鍬鏟。強當住  
咽喉仗劍鉞。賊心腸饑眼腦天生的劣。休言語靠後些。杜  
將軍他是英傑覲一覲爲了醯醬。指一指化做營血。騎着  
正白馬來也。「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  
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得

勝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無休歇。韻攸攸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鴛鴦煞」柳絲長咫尺情牽惹。水聲幽彷彿人嗚咽。斜月殘燈半明不滅。暢道是舊恨連綿。新愁鬱結。恨塞離愁滿肺腑難淘瀉。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絡絲娘」都自爲一官半職。阻隔的千山萬水。

## 第十八（鴛鴦唱）

雍熙樂府卷十四 商調

(第六十三頁)

集賢賓

雖離了眼前悶。却又在心上有。不甫能離了心上。又早眉頭忘了依然還又。惡思量無了無休。大都來一寸眉峯。怎當他許多顰皺。新愁近來接着舊愁。廝混了難分新舊。舊愁似太行山隱隱。新愁似天塹水攸攸。『逍遙樂』曾經消瘦。每逼猶閑。這番最陡。何處忘憂。看時節獨上粧樓。手捲珠簾上玉釣。空目斷山明水秀。見蒼烟迷樹。衰草連天。野渡橫舟。『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

瘦「金菊香」早是我只因他去減了風流。不爭你寄得書來又與我添些證候。說來的話兒不應口。無語低頭。書在手。淚凝眸。「醋葫蘆」我這裏開時和淚開。他那裏修時和淚修。多管是筆尖兒未寫淚先流。寄來書淚點兒猶自有。我這裏新痕把舊痕湮透。正是那一重愁翻做了兩重愁。「云」當日向西廂月底潛。今日在瓊林宴上擲。誰承望跳東牆脚步兒占了鰲頭。惜花心養成折桂手。脂粉叢裏包藏着錦綉。從今後晚粧樓改做志公樓。「梧葉兒」這汗衫兒他若是和衣臥。便是和我一處宿。但粘着些皮肉。不信不想我溫柔。常不離了前後。守着他左右。緊緊

的繫在心頭。這襪兒呵拘管他休教胡行亂走。『后庭花』當日箇五言詩緊趁逐。後來因七絃琴成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詩中意。我子怕生踈了絃上手。我須索有箇緣由。他如今功名成就。則怕他撇人在腦背後。湘江兩岸秋。當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鶯鶯爲君瑞憂。這九疑山下竹共香羅衫袖口。『青哥兒』呀。都一般啼痕。啼痕涙透似這等淚斑。淚斑宛然依舊。萬古情緣一樣愁。涕淚澆流怨慕難收。對學士丁寧說緣由。是必休忘舊。『醋葫蘆』你逐朝野店上宿。休將包袱兒做枕頭。又子怕油脂膩展污了恐難酌。倘或水浸雨濕休便扭。我則怕乾時節熨不開褶。

皺。一樁樁一件件細收留「金菊香」書封雁足此時修。  
情繫人心早晚休。長安望來天際頭。倚遍西樓人不見水  
空流。「浪來裏煞」他那裏爲我愁。我這裏因他瘦。臨行  
時啜賺人巧舌頭。指歸期約定九月九。不覺的過了小春  
時候。到如今悔教夫壻覓封侯。

## 第十九

(張生唱)

雍熙樂府卷七 中呂宮

(第十三頁)

從到京師。思量心且夕如是。向心頭橫倘着鶯兒。請良醫  
看診罷。一星星說是本意推辭。則被他察虛實不須看視。  
(醉春風)他道是醫雜症。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鶯鶯  
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死死。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半年將  
至。(迎仙客)疑惟這噪花枝靈鵲兒。垂簾幕喜蛛兒。正  
應着短檠上夜來燈爆時。若不是斷腸詞。決定是斷腸詩。  
寫時節雨淚如絲。既不是可怎生般淚珠兒滴濕了封皮  
上字。(上小樓)這的是堪爲字史。當爲欵置。端的有柳  
骨顏筋。張旭張顛獻之義之。此一時。彼一時。佳人才思。俺  
鶯鶯世間無二(么篇)俺做那經呪般時。符籙般使。高

似金章。重似金帛。貴似金資。這面上僉箇押字。使箇令史。  
差箇勾使。則是一張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滿庭芳）  
怎不教張生愛你。堪與那針工出色女教爲師。悉千般用  
意針針是。可索尋思。長共短又無箇樣子。窄和寬想像腰  
肢。好共歹無人試。想當初做時。用殺小心兒。（白鶴子）  
他着我閉門學禁止。留意譜聲時。調養聖賢心。洗蕩巢由  
耳。（又）纖長如竹笋。細白似葱枝。溫潤有清香。瑩潔無  
瑕疵。（又）雙技曾栖鳳凰。淚點兒濕胭脂。當時舜帝慟  
娥媓。今日淑女思君子。（又）手中一葉綿。燈下幾回絲。  
表出中腹愁。果稱心間事。（又）針脚細似蟻子。絲帛膩

似鵝脂。旣知禮不胡行。願足下當如此。（快活三）冷清  
清客店兒。風細細雨絲絲。雨兒零。風兒細。夢回時。多少傷  
心事。（朝天子）四肢不能動止。盼不到蒲東寺。小夫人  
見時。別有甚閒傳示。我是箇浪子官人。風流學士。怎肯戴  
殘花折舊枝。想當初自茲到此。甚的是閑傳示。（賀聖朝  
）少甚宰相人家。招婿嬌姿。其間或有箇人似你。那裏取  
溫柔。這般才思。鶯鶯的意兒。怎不教人夢想眠思。（要孩  
兒）向書房中傾倒箇簾箱子。向箱子裏面鋪幾張紙。放  
時節用意取包袱。休教那簾刺兒抓住了綿絲。高抬在衣  
架上又怕吹了顏色。亂穰在包袱中又怕挫了褶兒。當如

此切須愛護。勿得因而（二煞）恰新婚。終燕爾。爲功名。  
來到此。長安憶念蒲東寺。昨宵愛春風。挑李花開夜。今日  
愁秋雨。梧桐葉落時。愁如是。身遙心趨。坐想行思（三煞）  
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爛時。此時作念何時止。直  
到燭灰眼下纔無淚。蠶老心中罷却絲。我不比遊蕩輕薄  
子。輕夫婦的琴瑟。折鸞鳳的雄雌（四煞）。不聞黃天音。  
難傳紅葉詩。驛長不遇梅花使。孤身去國三千里。一日歸  
心十二時。凭闌視聽江聲浩蕩。看山色參差（尾聲）。憂  
則憂我在病中。喜則喜你來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  
書至。險將這害鬼病相如盼望死。

第二十 (紅娘唱)

雍熙樂府卷十三 越調 (第十八頁)

鬪鵠鵠

賣弄你仁者能仁。倚仗着身里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親上做親。又不曾執羔鴈邀媒。獻幣帛問肯。恰洗了塵便待要過門。枉淹了他金屋銀屏。枉污了錦衾綉裯。(紫花兒序)枉蠢了他梳雲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憐香。枉村了那殢雨尤雲。當日三才始判。二儀初分。乾坤清者爲

乾濁者坤。人在中間相混。君瑞是君子清閑。你是一箇小人濁民。（天淨紗）把河橋飛虎將軍叛蒲東。擄掠人民。半萬賊屯合了寺門。手橫着霜刃。高叫道要鶯鶯做壓寨夫人（小挑紅）若不是洛陽才子善屬文。火急修書信。白馬將軍到時分滅了烟塵。夫人小姐都心順。則爲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於人（金蕉葉）他憑着講性理齊論魯論。作詞賦韓文柳文。識道理爲人敬人。俺家里有信行。知恩報恩（調嗟令）你是那一分張生是百十分呀。你是箇螢火焉能比月輪。高低遠近都休論。我向那折白道字辯與你箇清渾。君瑞是箇肖字邊着箇

立人。你是箇寸木馬戶戶巾（禿廝兒）他憑着師友君子務本。你倚父兄伏勢欺人。臺鹽日月不厭貧。治百姓新民。傳聞（聖藥王）這廝喬議論有向順。你是箇官人則合做官人。信口噴不本分。你道是窮民到老是窮民。却不知道將相出寒門（麻郎兒）他出家兒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你睜着橫死眼不識好人。招禍口不知方寸（么篇）你是箇訕劙發村使恨甚的是軟款溫存硬打撻強爲眷烟。不覩事強諧秦晉（絡絲娘）你須是鄭相國嫡親的舍人。須不是孫飛虎家生的莽軍。喬嘴臉臉老死身分。少不的有家難達（尾聲）從來這佳人有意郎君俊我。

不喝采其實怎忍。你則好去偷韓壽下風頭香。傅何郎左壁粉。

## 第二十一（張生紅娘唱）

### 雍熙樂府卷十二 雙調（第十頁）

#### 新水令

玉鞭驕馬出皇都。暢風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職。昨夜一  
寒儒。御筆親除。將名姓翰林注。「駐馬聽」張珙如愚。酬  
志了三尺龍泉萬卷書。鴛鴦有福。穩情了五花官誥七香

車。身榮難忘借僧居。愁來由記題詩處。從應舉。夢魂兒不離了蒲東路。「喬牌兒」我這裏謹躬身問起居。老夫人慈色爲誰怒。我則見鬢鬟使數的廝行覲。莫不是我身邊有些事故。「鴈兒落」若說着絲鞭仕女圖。端的是塞滿了章臺路。小生向此間懷舊恩。我怎肯到處尋親去。「得勝令」豈不聞君子斷其初。我難忘有恩處。那一個賊畜生行嫉妬。走將來夫人行廝間阻。不能得嬌妹。早共晚使心術。說來的忒無徒。遲和疾上木驢。「喬木查」妾前來拜覆。省可裏心頭怒。間別來安樂否。你那新夫人在何處居。比俺姐姐何如。「慶東園」糞堆上長出連枝樹。淤泥

裏生出比目魚。不明白展污姻綠籜鶯鶯。呵你嫁了個油  
燂的猢猻丈夫。紅娘呵你扶侍個烟薰的貓兒姐夫。張生  
呵我撞着個水浸的老鼠姨夫。他這廝壞了風俗。傷了時  
務。「攬翠琶」小生若求了新婦。目下便身殂。怎忘了待  
月廻廊。難撇下吹簫伴侶。受了些活地獄。下了些死工夫。  
不甫能得做妻夫。我將那夫人的官誥。縣君的名目。怎生  
待歡天喜地。兩隻手分付與。剗地倒把人粧誣。「沈醉東  
風」不見時準備着千言萬語。得相逢都變做短嘆長吁。  
他急攘攘恰到來。我羞答答如何覷。將腹中愁恰伸訴。及  
至相逢一句無。剛道箇先生萬福。「落梅風」從離了蒲

東路來到這京兆府見他影兒的。教他滅門絕戶。「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躊躇。何須憂慮。那廝本意忒糊突。俺家世清白。祖宗賢良。相國名譽。我怎肯在他根前寄簡傳書。「折桂令」那喫喬才怕不口裏嚼蛆。那廝可便數黑論黃。惡紫奪朱。俺姐姐便做道軟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錢人樣。渙糴。哎你一個東君索與。鶯鶯做主。怎肯將嫩枝柯折與樵夫。那廝本意囂虛。他把足下虧圖。有口難言。氣塞破胸脯。「鷺兒落」他也曾笑孫龐真個愚。論賈馬非英物。正授着征西元帥府。兼領着陝右河中路。「得勝令」他是咱前世護身符。今日有權術。來時節定把先生助。決

將賊子誅。他不識親疎。啜賺良人婦。你不辨賢愚。無毒不丈夫。「落梅風」你硬撞入桃源路。不問個誰是主。被東君把蜜蜂兒攔住。不信呵綠楊枝上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沽美酒」門迎着駟馬車。戶列着八椒圖。娶了個四德三從宰相女。平生願足。托賴着衆親故。「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勾好夫妻似水如魚。常記的當時題目。成就了今生夫婦呀。常言道自古相女配夫。新狀元花生滿路。「錦上花」四海無虞。皆稱臣庶。諸國來朝。萬歲山呼。行邁羲軒。德過舜禹。聖策神機。仁文義武。朝中宰相賢。天下黎民富。萬里河清。五穀成熟。戶戶安

居處處樂土。鳳凰來儀。麒麟屢出。「清江引」謝當今聖明唐帝主。勑賜爲夫婦。永遠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的都要成了眷屬。「尾聲」則因月底聯詩句。成就了怨女曠夫。纔顯得有志的狀元能。無情的鄭恒苦。

西漢張良見人遺璧。知其必成大器。急取金玉還之。太祖令叔彌留之。謂張良曰。汝不識人也。必成大器。後果然。故劉備有「人謀不如天授」之說。徐庶曰。「士為知已者死。」張良曰。「豈知已者為我死。」

# 錄附

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

西諦

——雍熙樂府本西廂記題記——

王實甫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

這句話誰都難能肯言的回答得出來。

我們到現在爲止還不曾發現過比萬曆諸刊本更早的一部王實甫

西廂記。

從萬曆諸刊本始，到金聖嘆，毛西河，吳蘭修諸人刊引他們改定的西廂記止，今所知的已有了不少種的不同的版本——這種不同的版本當然不僅僅一二字，一二句或一二節的文字上的異同而已：

(一)金陵富春堂刊本 萬曆 (未見)

(二)徐文長評點本 萬曆

(三)王伯良校注本 萬曆

(四)陳肩公批評本 萬曆

(五)李卓吾批評本 萬曆

(六)熊氏刊本 萬曆 (未見)

(七)徐士範刊本 萬曆 (未見)

(八)日新堂刻本

萬曆 (未見)

(九)金陵文秀堂刻本

萬曆

(十)羅懋登註釋本

萬曆

(十一)元本出相北西廂記

萬曆

(十二)起風館刊王李合評本萬曆

(十三)魏仲雪批評本

萬曆

(十四)真本李卓吾批評本

崇禎

(十五)湯李徐三先生評本

崇禎

(十六)西廂六幻本

啟禎間

(十七)湯玉茗沈詞隱評本

啟禎間朱墨本

(十八)凌初成刊五劇本

啟禎間朱墨本

(十九)閔振聲刊本

啟禎間 (未見)

(二十)六十種曲本

崇禎

(廿一)張深之訂定本

崇禎

(廿二)延閣主人刊本

崇禎

(廿三)封岳校刻本

清初

(廿四)金聖嘆批評本

清初

(廿五)毛西河批評本

清初

(廿六)吳蘭修訂定本

道光

這二十六種都是現在比較還可以得到或知道其內容的。(至于

那些曲譜裏所收的有曲無白的西廂，像納書檻本，像絃索辨訛本等等，更有不少，都可以不必在此舉出。但僅就此二十六種而論，其曲，白差不多沒有兩種以上是完全相同的；你也動筆改削，我也動筆改削，他也動筆改削；不獨金聖嘆是一位筆削的大師而已。即以卷帙而論，或二卷（像陳眉公本及六十種曲本）或四卷（像封岳本）或五卷（像凌初成本及延閣主人本），已自紛糾不已。若更窺其內容，則或分爲二十則，或二十齣（像王伯良本陳眉公本及諸萬曆本），或分爲五劇，或五章的，（每劇凡四折，像凌初成本及金聖嘆本）或分爲五卷而折數則仍爲二十的，（像毛西河本）。全書或有題目正名，或無題目正名；每劇之後或有題目正名（像王

伯良，凌初成諸本），或無題目正名。（像陳眉公，李卓吾諸本）。更是此是彼非，一無定論。你說，我所得的是古本，他也說，我所得的是古本，我也說，我所得的是古本，究竟那一本是真的古本呢？究竟西廂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呢？

當然在現在我們沒有得到萬曆以前乃至嘉靖，或永樂等等年代以前的西廂記的時候，誰都不能肯定的回答這句話。

但是有兩點是現在可勉強回答的，即：

第一，現在所得的這許多本子可以說沒有一本是真的古本，或足以表現出西廂的本來面目的。

第二，本來面目的西廂，依據了我們現在所得的關於元劇的知

識及所有的材料，而下手去推測時，約略可以推得若干成。

## 二

關於第一點，我們現在很可以大胆的說，萬曆以至崇禎諸西廂刊定者所謂『古本』，『元本』者，本來都不是那末一會事，他們的所謂『古本』『元本』都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流，原是要假借這一個好聽的名義，以自便其筆削的。

現在所能得到的真正最古的（或可以說是最隣近于最古的本來面目的）西廂記乃是散見於嘉靖時郭勳所輯的雍熙樂府裏的一部。所可惜的是，郭勳本，僅有曲文沒有說白，不能算是一部完全的劇

本，然即此已儘足以發後來萬曆，崇禎間諸本之覆矣。  
徐文長，王伯良，陳眉公，李卓吾乃至六十種曲諸二十折或三十齣本的西廂記，當然不是『古本』或『元本』的西廂記——雖然王伯良本曾特地標出『古本校注』云云的一個名目來。他們分爲二十折，或二十齣，他們在每折或每齣之下，特標以二字（像王伯良本）或四字（像陳眉公本）的劇目，有如明人傳奇的格局：

遇鑑 投禪 廉句 附齋……（王伯良本） 佛殿奇逢 僧房  
假寓 牆角聯吟 齋壇闌會……（陳眉公本）

這決不是『古本』或『元本』的面目。元劇決不會是分爲連續的二十折或二十齣的，更不會是在每折或每齣之前，有二字或四字

的所謂標目的。即明初刻本的雜劇，其格局也不是如此。

元刊本的雜劇三十種，每種的劇文，都是連寫到底，並不分折的。明初周憲王刊的誠齋樂府三十餘種，每一種的劇文，也都是連寫到底並不分折的，即宣德本的劉東生嬌紅記，其劇文也便是每卷連寫到底，並不分折的。

所以，我們很可以想像，不僅西廂記之分爲二十折，或二十齣爲非『古』，非本來面目，即臧晋叔元曲選的每劇分爲四折或五折，也非『古』，也非本來面目。

雜劇在實際上供演唱之資的時代，人人都知其格局，且在實際演唱之時，也大都是一次把全劇都演唱完畢的，故無需去分什麼

折，什麼齣。全劇原是整個的。直到劉東生的晚年（宣德時代）還是維持着這樣的習尚。

雜劇的分析，大約始於萬曆時代，至早也不能過嘉靖的晚年。

|嘉靖戊午（三十九年）紹陶室刊本的雜劇十段錦，也還不曾有什麼分析分齣的痕跡。

爲什麼雜劇的分析，要到萬曆時代方才實現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凡是一種文體或思潮在其本體正在繼續生長的時候，往往是不会成爲分析的研究的對像。到了牠死滅，或已成爲過去的東西，方才會有更精密的探索與分析。萬曆時代是『南雜劇』（此名稱見於胡文煥的羣音類選）鼎盛，而北雜劇已成了過去的一種文體的時

候，（且實際上也已絕迹于劇壇之上），所以，臧晋叔諸人，乃得以將他的體裁，加以分析，將他的劇文，加以章句。這情形正和漢代許多抱殘守缺的經生們對于周，秦古籍所做的章句的工作，毫無二致。

西廂記的分折分齣，便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實現了的。但因西廂記畢竟與其他元人雜劇，略有不同。（篇幅特別長）故王伯良，陳眉公諸人，便於分折，分齣之外，更于每折或每齣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標目。這使西廂記的體式更近于當時流行的傳奇的樣子，也常因此使後人誤會西廂記並不是一部『雜劇』。

王國維的曲錄便是這樣的把王氏西廂記放在『傳奇』部的班頭，

而並不將牠與麗春堂，販茶船，芙蓉亭等等同列的。

王伯良，陳眉公諸本，爲了求分折分齣的齊整計，總要把西廂記分爲整數的二十折或二十齣。其實，西廂記的歌唱，原來決不是這樣的分爲二十段的。

雍熙樂府所收的西廂記是如底下的樣子分散爲二十一段的。

(一)點絳脣 遊藝中原，脚根無線如蓬轉

(二)粉蝶兒 不做周方埋怨殺法聰和尙

(三)鬪鵝鶴 玉宇無塵

(四)新水令 梵王宮殿月輪高

(五)八聲甘州 慨慨瘦損，早是傷神

(六)端正好 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

(七)粉蝶兒 半萬賊兵

(八)五供養 若不是張解元識人多

(九)鬪鵝鴨 雲歛晴空

(十)點絳唇 相國行祠寄居蕭寺

(十一)粉蝶兒 風靜簾閑

(十二)新水令 晚風寒峭透窗紗

(十三)鬪鵝鴨 綠筆題詩

(十四)點絳唇 竝立閑階

(十五)鬪鵝鴨 則着你夜去明來

(十六) 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

(十七) 新水令 望蒲東蕭寺暮雲遮

(十八) 集賢賓 離離了眼前悶

(十九) 粉蝶兒 從到京師思量心旦夕如是

(二十) 斗鵠鵠 賣弄你仁者能仁

(廿一) 新水令 玉鞭驕馬出皇都

這次序雖是不依雍熙樂府之舊，（雍熙樂府是以宮調爲類的）而是依着西廂記的內容的次第，然已可見出津不是王伯良，陳眉公諸本的二十折或二十齣的式樣的了。王，陳諸本，雖未必是始分爲二十折的祖本；（最早的是分爲二十折的西廂記今已不知爲何本）。不過

依着明人分析的規則，本是應該將每一套曲皆分爲一折的。何以王陳諸本或其祖本竟不依慣例將西廂分爲二十一折，而僅將牠分爲二十折呢？何以必要將第六段的端正好一套『不念法華經』云云，併入第五段八聲甘州一套『懨懨瘦損』云云之中，而不另成一折呢？這是一種不大可了解的錯誤的佈置；大約總是因了要求折數的齊整而始如此的無端的併合了的。

崇禎本的沈寵綏的絃索辨訛，也是這樣的分爲二十一折的。  
（將八聲甘州一套，題作求援，將端正好一套，題作解圍，分爲二十折。）

後來葉堂的納書檻，收入西廂記全譜時，也便是同樣的分爲二

十一段。（將端正好一套，題作傳書，八聲甘州一套，題作寺警的分開，各作一折。）

以上是最足注目的後來的變異，很容易使我們看出決不會是『古本』或『元本』的真實面目。

### 三

就在天啟，崇禎之際，也已有人明白王，陳諸本的式樣，並非西廂記的本來面目的了，於是即空觀主人凌初成，便自稱得到一種周憲王刊行的西廂記，這本西廂記分爲五劇，每劇各有題回正名，又各分爲四折。端正好一套，則放在第二劇第一折之中，而題着

『楔子』二字，表示不入四折正文之例。他相信，這個式樣，乃是西廂記的本來面目。

其實，即空觀主人的所謂周憲王本西廂記，據我看來，也便是『子虛公子』一流的人物，我想，在西廂記的版本考 上，大約是不會有周憲王刊行的這一本子的。凌初成所謂周憲王本，與王伯良之所謂『古本』，其可信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這部不過是『托古改制』的一種手段而已。

我們在過去的記載裏，找不出一點周憲王（朱有燉）曾刊行過西廂記的痕迹來；假如有此一本，何以王伯良，徐文長（說是假托的，但也是萬曆中刊行的）陳眉公諸本，都從不曾提及一言半語，

而直到凌氏的時候方才出現于世呢？

第一個使我們不能相信的即空觀主人本西廂記的分劇分折的秩序整然的次第。我在上面已經提過，在萬曆時代以前，雜劇是沒有分折的風氣，每一劇都是連寫到底的，即周憲王自己刊行誠齋樂府也是如此刊印着的。周憲王對於他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刊印西廂記便又會那樣的分劇分折起來了的呢？這是說不通的。

凌氏說：

此刻悉遵周憲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損。即一二雖然當改者，亦但明註上方，以備參考，至本文不敢不仍舊也。凌本例言

欲蓋彌張，作偽者誠是心勞日拙！

再則，凌氏爲要維持着元劇的每劇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廂記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作爲『楔子』，不入折數。其實元劇又何嘗沒有五折的呢？（像元曲選中趙氏孤兒一劇便是五折的。）推凌氏之必以端正好一套爲『楔子』者，意中多少總受有王伯良，陳眉公諸本之以此套包納入上一段八聲甘州『懨懨瘦損』一套之內的影響。但更重要的理由卻是；『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則此劇多一折，若併前八聲甘州爲一，則一折二調，尤非體矣。』（凌氏解證）這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凌氏難道竟不知道元劇有一劇五折的麼？有人說，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爲的是夾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裏，例以元劇每本必須『旦』或『末』獨唱到底之

慣規，故此套當然是『楔子』，而不能當作一折。但西廂記的體裁本來是元劇常例所範圍不住的。西廂記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這是元劇所未有的；更不用說是在一卷或一劇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的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夾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異的。不必因此便說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爲楔子，則在第四卷及第五本中，張生，鶯鶯紅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這些套曲，究竟那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關於西廂爲什麼會和其他元劇的慣例不同的原因，我將在別一文裏論之。）

凌氏爲了要證明他所依據的周憲王的本子，確是古本，確是西

廂記的本來面目，便在卷首引着點鬼簿的一項紀載：

點鬼簿（與周憲王本合）

王實甫

張君瑞闡道場

崔鶯鶯夜聽琴

張君瑞害相思

草橋店夢鶯鶯

關漢卿

張君瑞慶圓

凌氏所引的點鬼簿，當然便是元鍾嗣成的錄鬼簿。但據我所知，許

多本子的錄鬼簿便從沒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一項記載的。現在所能得到的錄鬼簿，有：

(一)明初賈仲明續補本 (天一閣舊藏藍格鈔本)

(二)孟稱舜柳枝集附載本

(三)棟亭十二種本

(四)暖紅室刻本 (據尤貞起鈔本刊行)

(五)曲苑重訂本

(六)王忠慤公遺書本

沒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樣的一項記載的。在許多不同本子的錄鬼簿裏，祇有這樣的一條：

王實甫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至於在關漢卿名下，則更無所謂『張君瑞慶圓圓』的一個名目，照常理而論，一部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也決不會分成了五部的名目而著錄着的。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其篇幅較西廂記更長（凡六卷）却也不曾巧立名目，分別記載。且在元劇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寫成二本者不在少數：

李文蔚

謝安山東高臥（趙公輔次本。鹽咸韻）

趙公輔

晉謝安東山高臥（汴本）

武漢臣

虎牢關三戰呂布（鄭德輝次本）

鄭德輝

虎牢關三戰呂布（末日頭折。次本）

這是依據暖紅室本的錄鬼簿所舉出的兩個例。他們都不會因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點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懷疑其真實性的。我相信，像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點鬼簿，世間是不會有的。

這樣，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現出他的『作偽』的痕迹出

來了。

凌氏的周憲王本西廂記云云，其爲僞托，大約是無可致疑的。不過凌氏對於恢復西廂記本來面目的努力，卻是我們所應該致敬意的。他的這部努力要恢復西廂記原狀的本子，在後來曾發生了很少的影響。金聖嘆本便是大體依據了凌本而分爲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於凌本而分爲五本的。（毛本是對於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態度，故分爲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復的西廂記本來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種種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將歷來分爲二十折的西廂記，變成了五本，五本之後，各有題目正名，這樣的一種西廂記，當然要較分爲二十折

或二十齣的諸本更近於原來的面目。我們看吳昌齡西遊記之有六卷，劉東生矯紅記之有上下二卷，則原本西廂記當也有分爲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載的每本的題目正名，也並不是沒有來歷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在分爲二十折的徐文長本，王伯良本裏便已有之。（

陳眉公本及六十種曲本等則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廂記裏本來是不需要這種題目正名的，然而徐本，王本竟有之，則可知他們的來歷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後，（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絡絲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絡絲娘煞尾〕則爲你閉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這種絡絲娘煞尾，王伯良本雖削去，他本則往往有之，雍熙樂府也有之。不過諸本皆無第一之絡絲娘煞尾。（雍熙樂府本亦如此。）我很疑心，第一本的絡絲娘煞尾，難保不是凌氏補撰出來，俾可得到整齊劃一的格局的。

#### 四

就上文看來，我們已約略的可以知道王實甫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了。若總括起來說，則：

第一，原本西廂記當有分爲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連

寫到底；

第二，假如分爲五卷，則每卷也當皆連寫到底，並不分爲若干折；

第三，原書在現在的本子的每本（即凌本）之末尙皆有題目正名；

第四，原書在現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之末，尙皆有絡絲娘絡尾。第一本之絡絲娘煞尾當是脫落去的；（除第五本外）

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當是很重要正文的一部分，決非『楔子』。（因爲在王伯良，凌初成諸本裏，其第二段的題目正名裏，皆有莽和尚生殺心一句，可見其地位的重要。）

第六，更有一點，爲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廂記的『賓白』的問題。是元劇的賓白，久成爲一個討論的中心。究竟元曲選，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選等裏記載的元劇，其『賓白』是否爲元人的原作呢；我們觀於元刊雜劇三十種裏各劇之絕少『賓白』，頗致懷於元曲選賓白的真確性，特別在細讀了其賓白之後。我們往往覺得『曲』『白』太不相稱（曲太好，白太庸腐），故時時有了『賓白』不出元人手筆之疑。（周憲王刊誠齋樂府，每劇標題之下，皆注出『全賓』。此可見當時刊劇，大約皆祇刊出曲文，同時並刊『賓白』者實爲絕罕見之事。故誠齋樂府不得不特爲注出『全賓』二字，以示異于衆。（關於這個問題，我也另有一文）西廂記的

賓白，也與曲文很不相稱。有的地方，簡直是幼稚淺陋得可笑。

（例不勝舉，細讀自知）故我以為西廂記的賓白，大部分也當是後人的補撰。

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王實甫西廂記的本來面目，大約是這樣。

## 五

至於曲白的文字的異同，何者爲是，何者爲非，更非一時所能討論得盡，且在沒有得到比較『古』的一個本子之前，也沒法進行比勘，

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較近『古』的西廂記，僅只有這裏

從雍熙樂府輯出的一部西廂記。雍熙樂府刊於嘉靖辛卯（十年）。比現在所得任何種本子的西廂記，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現在所見各本，大都刊於萬曆中葉以後。）最可靠的書本乃是最早的基本子。這個原則，雖未必皆然，卻也不甚與真理相遠。我們如果不取這個本子和後來的諸本相對讀，當可見出其優長之處，且也可以解決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爭執之點。

雍熙樂府的編者是武定侯郭勳，他是編刊英烈傳，水滸傳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筆削者。即在雍熙樂府裏也會發現過不少亂改的痕跡。（例如，關漢卿的一首詠杭州景的南呂一枝花，雍熙樂府將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爲『明』字，硬生生把這首很有關

係的元初人之作。奪來作爲明朝人的文字。故這部西廂記我們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與原本的面目無殊。不過我們在沒有得到更早的一個本子之前，這一個本子總可算是最近於『古』的一部罷了。

這本有好幾個很顯著的好處。姑舉其一。凌初本的第五本第四折，（他本大率皆然）張生到崔府，見了紅娘時，便唱出（慶東原）『那裏有糞堆上長出連理枝……這廝壞了風俗，傷了時務』云云，底下便緊接着紅娘唱：（喬木查）『妾前來拜覆，……你那新夫人何處居？比俺姐姐是何如？』這有點不合情理。雍熙樂府本，則（慶東原）在（喬木查）之後，先敘紅娘見張生埋怨了一頓然後再提張

生之怨憤，正是事理上情節所必然的步驟。

這恰是『古本』勝於『近本』的一例。

# 立達書局新出版圖書目錄

師範教育論	常道之著	三角五分
希臘三大教育家	艾華著	七角
中等普通教育法	張百齡著	印刷中
青年心理與教育	張百齡著	印刷中
政治學概論	趙普巨著	一元
蘇俄憲法	Pstutschka著 湯怡譯	印刷中
階級法及階級司法問題	Pstutschka著 湯怡譯	印刷中
新文學概論	陳北歐著	一元五角
中國文體論	施畸著	印刷中
李清照漱玉詞論註	彭榮棠編	印刷中

近代意大利小說選

徐霞村譯

四

角

近代西班牙小說選

徐霞村著

四

角

高級英文選

初大告等編

印

刷

英文修辭學

陳器編

一元五角

英漢對照國外名人小說集

張則之編

精裝二元三角

平裝二元六角

英漢對照國外詩歌一百篇

吳曉芝著

印

刷

新編法文教程

游彌堅著

一元五角

改訂東文實用讀本(初等篇)

游彌堅著

一元

教育部審定第六版實用日本口語法

游彌堅合編

一元

實用日語會話指南

韓道之著

八

角

最新高中世界地理教科書

實價一元二角

初中外國地理教科書 第二卷

王謨著 每冊一元

西北地理

王金綱編 二元

中國畫討論集

姚漁湘著 一元五角

初級中學及師範學校用標準樂理教科書 第一冊

柯政和初大告合編 五角

改訂拜耳鋼琴教科書

柯政和耳著 一元八角

初等風琴教科書

柯政和譯 一元八角

教科書 中學歌曲集  
適用

李惠年林培志合編 五角

世界名歌一百曲集 共十冊

柯政和編 一元八角

名歌新集 共二冊

張秀山柯政和編 每冊六角

混聲合唱曲集 共五冊

柯政和編 每冊三元

著名進行曲集

柯政和編 一元五角

口琴如何吹奏

柯政和編 三元一角